

中國散文史

王建生

文學，在我國論語時代專就經書學術（博學古文）言，范曄撰後漢書於儒林傳（卷六十九，上、下）外，別立文苑傳（卷七十，上、下），將經生與文士分開。到了南朝，劉勰（約西元四六六一約五三二）文心雕龍總術篇有：「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，以爲無韻者筆也，有韻者文也」^①，將有韻之「文」與無韻之「筆」分開。蕭統（五〇一～五三一）在所輯文選云：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，故與夫篇什，雜而集之」^②，要求有思想、有麗辭的作品。

散文，在唐宋稱「古文」，相對於駢文。本文所指「散文」，凡不受聲律、句子形式限制的作品，都包括在內。如論理的先秦哲理散文，記事的如春秋史記歷史散文，抒情的如魏晉晚明小品，寫景的如山水遊記等等。今就其發展，分別敘述。

第一章 先秦諸子

第一節 哲理散文

先秦諸子，是以學術思想爲主的時代。

春秋戰國，周室衰落，貴族式微，平民可以爲卿相，學術文化已非貴族專有，新人物興起，莊子天下篇說：

天下大亂，聖賢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，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，猶百家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雖然不該不徧，一曲之士也，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，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闡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天下之人，各爲其欲焉，以自爲方。^③

由於天下大亂，大道不明，一般曲士，各執其一，各爲其所欲，以至內聖外王之道，闡而不明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正因爲周室統治力的薄弱，諸侯的紛爭，知識分子爲迎合諸侯的統

治需要，各立新說，以應時勢。當時較為重要者：

一、論語

在諸子散文中，以論語為最早。根據漢書藝文志載：

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，及弟子相與言，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，當時弟子各有所記。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④

據史記孔子世家，「孔子，生魯昌平鄉，陬邑人」，「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（魯襄公二十二年，西元前五五一），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（魯哀公十六年，西元前四七九）⑤。論語一書，「弟子各有所記」，當在春秋末；「輯而論纂」，已直在戰國之初⑥。

論語這部書，從形式上說，似格言式的語錄體，片言隻語，往往需要解說，這是因為當時物質條件貧弱，詳細意義，須憑口說。從內容上講，書中通過仁道思想，言忠言恕，對舊有文化的推崇，（好古敏以求之者—述而篇；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一八佾篇）；對於道德政治（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—為政篇；道之以德、齊之以禮—為政篇；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—子罕篇）；及人倫關係（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—八佾篇；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—顏淵篇；上好禮、則民易使也—憲問篇；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—季氏篇；君子有三愆、君子有三戒—季氏篇），亦多方論及。

在論語中，亦有記載有關對文學的看法，如孔子云：

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（為政篇）

又：

詩可以興、可以觀、可以群、可以怨。（陽貨篇）

又：

辭，達而已矣。（衛靈公篇）⑦

這些看法，都是後人對於「詩」「文」重要文學理論的依據。

先秦諸子，除論語外，根據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說：

孟荀所述，理懿而辭雅；管晏屬篇，事覈而言練；列禦寇之書，氣偉而采奇；鄒子之說，心奢而辭壯；墨翟隨巢，意顯而語質；尸佼尉繚，術通而文鈍；鶡冠縣縣，亟發深言；鬼谷渺渺，每環其義；情辨以澤，文子擅其能；辭約而精，尹文得其要；慎到析蜜（密？）理之巧；韓非著博喻之富；呂氏鑿遠而體周；淮南汎採而文麗；斯則得百氏之華采，而辭氣之大略也。⑧

由於「李（老子，老聃）實孔（孔子）師，聖賢並世」，「莊周述道以翱翔」（亦諸子篇語），重在思想、明道，（後代學者亦尊其書為經，如道德經、南華真經）。茲就其所述，孟、荀、管、晏、列禦寇、鄒子、墨翟、尸佼、尉繚、鶡冠、鬼谷、文子、尹文、慎到、韓非、呂氏、淮南及老莊諸子，擇要分述如下。

二、孟子

孟子（西元前三七二——西元前二八九、名軻，鄒人。）繼孔子之後，儒家以孟荀為最。他提倡「性善」，主張仁道思想、落實為王道政治，以民為貴、伸張正義（所謂：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——梁惠王下；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，……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——梁惠王下；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——盡心下）⑨。

根據史記孟荀列傳載：

孟軻、鄒人也，受業子思之門人。道既通，游事齊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。當時之時，秦用商君，富國強兵，楚魏用吳起，戰勝弱敵；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，而諸侯東面朝齊；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，以攻伐為賢，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；退而與萬章之徒，序詩書、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⑩

孟子處於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」（離婁上）的時代，各國以富國強兵為急，以攻伐為賢，而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，倡仁政，與時不合，難怪只好退而著書立說了。在當時，孟子闢邪說、放淫辭、拒楊墨，反縱橫，文章氣勢為諸子之冠。所謂「滔滔滾滾」、「波瀾壯闊」、「其鋒不可犯」，正是孟子文章的特長。

孟子文章上承論語，下開韓文，如：論語子路第十三云：

子貢問曰，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也。⑪

孟子梁惠王下則云：

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，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，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、諸大夫皆曰不可、勿聽，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，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殺、勿聽，諸大夫皆曰可殺、勿聽，諸大夫皆曰可殺、勿聽。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，見可殺焉然後殺之。故曰國人殺之也，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。⑫

由此可見兩者關係。

孟子對後世文章影響很大。如韓愈的博辯明快，便從孟子來；韓愈的原道、答李翊書、與孟尚書書等作品，顯然受其影響。其次，孟子提出「氣」的觀念，也影響後代文論。本來孟子所說的「氣」，指「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」（公孫丑上），或「浩然之氣」（公孫丑上），就人格修養、氣度道義言，到了曹丕典論論文，文心雕龍養氣篇、韓愈答李翊書，「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」，就成為論文的依據。

三、荀子

荀況，字卿，荀也作孫。約生西元前三一〇到三三〇，卒約西元前二三〇，據史記孟荀

列傳云：

荀卿，趙人，年五十，始來游學於齊。……田駢之屬、皆已死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齊尙脩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。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春申君死而荀卿廢，因家蘭陵。李斯嘗爲弟子，已而相秦。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不遂大道，而營於巫祝，信禳祥；鄙儒小拘，如莊周等，又滑稽亂俗。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，序列著數萬言而卒。^⑬

此爲荀子一生大要，及時代環境。

荀子思想上繼論語，下開李斯、韓非（皆其學生）。他與孟子同爲孔子卒後二大思想家，主張性惡論，盼能藉助後天學習人之本質，與孟子性善不同。他的作品如：勸學篇云：

君子曰，學不可以已。青、取之於藍而青於藍，冰、水爲之、而寒於水。木直中繩，輒以爲輪，其曲中規。雖有槁暴不復挺者，輒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礪則利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故不登高山、不知天之高也，不臨深谿、不知地之厚也，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干越夷貉之子，生而同聲、長而異俗，教使之然也。詩曰：嗟爾君子，無恆安息，靖共爾位，好是正直，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，神莫大於化道，福莫長於無禍。吾嘗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，吾嘗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，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，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，假輿馬者、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，假舟楫者、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，君子生非異也，善假物也。……^⑭

學與思都重要，但仔細衡量，學似乎重要多了。孔子說：「吾嘗終日不食、終夜不寢、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」（論語，衛靈公篇）。在學而篇亦有「學而時習之」，雍也篇有「博學以文，約之以禮」；這些話都是勸學篇的思想淵源。

荀子勸學、非十二子（在卷三）、天論（在卷十一）、解蔽（在卷十五）、正名（在卷十六）等篇，帶有論辯形式，屬哲理散文的發展。就荀子一書言，開先秦據題抒論的風氣。從文學欣賞角度說，荀子文章多比況，如勸學篇的「螾（蚓）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蟹六跪而二螯，非蚍蜉之穴，無可寄託者，用心躁也。」^⑮綜觀孟荀兩家，確是「理懿而辭雅」。

附帶提到荀子有「成相篇」（卷十八、第二十五）；和「賦篇」（第二十六），（含、禮、知、雲、蠶、箴），藉詠物以說理，影響後代詠物賦。而「成相辭」，屬勞動時所唱歌曲，雜有七言句子，對後代歌謠，也產生影響。

四、墨子

墨子（西元前四六八一西元前三七六）^⑯，他的生平據史記孟荀引傳，附云：

蓋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禦、爲節用，或曰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。^⑰

對墨子身世，敘述模糊。孫詒讓墨子傳略云：

墨子名翟，姓墨氏，魯人，或曰宋人。⑱

又云：

生於魯仕宋，其平生足跡所及，則嘗北之齊，西使衛，又屢游楚，前至郢，後客魯陽，復欲適越而未果。文子書稱墨子無煖席，班固亦云墨突不黔。……勞身苦志，以振世之急，權略足以持危應變，而脫屣利祿，不以累其心。……其於戰國諸子，有吳起商君之才，而濟以仁厚，節操似魯連，而質實亦過之，彼韓呂蘇張輩，復安足算哉。⑲

此言其生平大要。漢書藝文志云「墨家」：

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。茅屋采椽，是以貴儉；養三老五更、是以兼愛；選士大射，是以上賢；宗祀嚴父，是以右鬼；順四時而行，是以非命；以孝視天下，是以上同。⑳

此言墨家學說要旨，在於兼愛、貴儉、上賢、右鬼、非命、上同等。

墨子處在封建社會，上階級只圖本階級利益，又身逢亂世，兵連禍結，生靈塗炭。因此，他以社會改革家、宗教家的精神，提倡：兼愛、非攻、非命、節葬、非侈、非樂，都站在實用的立場論說，他並主張賢人政治，以鬼神為控制帝王之工具，假託天的意志，讓社會中理智薄弱而宗教信仰強的，因畏天奉行其學說。也因為如此，反映在文學上，變成尚質與實用的文學觀。

墨子書部分有組織、有標題，墨子文章是論辯文體的開始。他對於論辯文的方法與要旨，發表許多意見，如：非命下：

子墨子言曰：凡出言談，則必（當作不）可不先立儀而言。若不先立儀而言，譬之猶運鈞之上，而立朝夕焉也。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，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。是故言有三法？何謂三法？曰：有考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惡乎考之？考先聖大王之事。惡乎原之？察衆之耳目之請（案，古通情字）。惡乎用之？發而為政乎國，察萬民而觀之。此謂三法也。㉑

所謂「立儀」，指寫文章前，預擬的準則。所謂「三表法」，指層次分明的論理方法。「考之者」，是要求證于古事；「原之者」，是要取證於現實；「用之者」，則求證于實際的運用。在少取篇又有：

辟也者，舉也物而以明之也。侔也者，比辭而俱行也。援也者，曰子然。我奚獨不可以然也。推也者，以其所不取之，同於其所取，予之也。是猶謂也者，同也，吾豈謂也者，異也。㉒

「辟」，指譬喻。「侔」，是辭義齊等。「援」，是援引前例以推理。「推」，是推理。「同」，是求同。「異」，是求異。此皆為哲學論辯。

墨子除了提出哲學論辯方法外，他的文章層次分明，富於推理，如非攻篇：

今有一人，入人園圃，竊其桃李，衆聞則非之，上爲政者得則罰之。此何也？以虧人自利也。至攘人犬豕雞豚者，其不義，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。是何故也？以虧人愈多，其不仁茲甚，罪益厚。至入人欄廄，取人馬牛者，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。此何故也？以其虧人愈多，苟虧人愈多，其不仁茲甚，罪益厚。至殺不辜人也，抽（同拖，奪也）其衣裘，取戈劍者，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、取人牛馬，此何故也？以其虧人愈多。苟虧人愈多，其不仁茲甚矣，罪益厚。當此天下之君子，皆知罪而非之，謂之不義。今至大爲攻國，則弗知非，從而譽之，謂之義。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？

⑳

此段說理極爲精彩。墨子通過竊桃李、攘人雞豚、取人馬牛，殺不辜之人，衆皆知其不義而非之，推理至大不義爲「攻國」、而衆人「弗知非」、且「從而譽之」，令人悲哀，邏輯極爲周密。文心說墨子書「意顯」，似應再強調條理。

墨子文章的缺點不但是「語質」，而且婆婆媽媽，太嚙嚙，主要原因是墨子「上說下教」，而教化的對象是百姓，知識水準低，所以有些話，不得不反反覆覆的說解。

五、老子

老子，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：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也，姓李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……老子迺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，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終。或曰老萊子，亦楚人也。……或曰（周太史）儋卽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㉑

老子身世，司馬遷已不能明，是以紛說甚多。而老子書，後人亦以戰國時人所作，馮氏中國哲學史云：

老子爲戰國時之作品。蓋一則孔子之前，無私人著述之事，故老子不能早於論語，二則老子之文體，非問答體，故應在論語孟子後。三則老子之文，爲簡明之「經」體，可見其爲戰國時之作品。㉒

雖然清儒汪中以來、梁啓超、馮友蘭等皆以老子書爲戰國時代作品，然由墨子、莊子天下篇、荀子天論篇等，都引過老子或老聃的話看來，使我們推想老子應在春秋時代，老子書或在論語之前。在莊子天下篇有：

老聃曰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谷。知其白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。人皆取先，己獨取後。曰：受天下之垢。人皆取實，己獨取虛。……曰：堅則毀矣，銳則挫矣，常寬容于物，不削於人，可謂至極。㉓

此段與老子道德經第二十八章所言相近，文字略有不同。後人往往以莊子之文，爲老子原本

。

老子政治思想，如清靜、無爲、小國寡民，也許是動盪社會的產物，甚至主張「愚民政策」，（如老子道德經十八章云：大道廢、有仁義；慧智出、有大僞。十九章云：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六十五章云：古之善爲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，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）。人生思想則主謙退，（如老子道德經第九章：功遂身退，天之道。六十六章云：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），無欲，（老子道德經第一章云：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十三章云：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爲吾有身）。②7

由於老子智慧，往往表現在人生、政治上，尤其從消極方面來理解、看清問題，提昇人的思想層次，與儒家積極進取，同樣有益人生問題的瞭解。尤其對仕途失意的人來講，頗具安慰作用，是以後人對老子思想闡揚多。然而，在文學方面，有所謂「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；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」（道德經八十一章），把文學視爲糟粕，實在有欠公允。

六、莊子

莊子（約西元前三六九—西元前二八六），根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的敘述：

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嘗爲蒙漆園史，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，其學無所不闕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，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；作漁父、盜跖、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；畏累虛、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事實。然善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用剝剝儒墨，雖當世宿學，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，不能器之。③0

莊子與孟子是同時代人物，是大思想家，也都是大散文家。他的天才，用天下篇的話：

以卮言爲曼衍，以重言爲真，以寓言爲廣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……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。其於本也，宏大而辟，深闕而肆。其於宗也，可謂稠（本作調）適而上遂矣。③1

莊子文思寬遠，表達之文體不一，而採用語言以卮言、重言、寓言爲主。卮言，指隨時日新之論；重言，本諸耆老之說；寓言，指寄之於他人之言。所言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」、「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、無終始者爲友」，顯現莊子思想上不斷揚棄，不斷超越，達到絕對自由、絕對逍遙的境界。

莊子書，基於超脫的思想，在文學方面，說理至精、譬喻巧妙。如：逍遙遊篇有「北冥有魚」、「化而爲鳥」、「其名爲鵬」；又，「蜩與鷲（音學）鳩」、「朝菌」、「姑蠅」；及，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」，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，乘雲氣、御飛龍」；讀到這些文字，如置身神話故事，格外引人。第二篇齊物論，有「天籟」、「地籟」，及「民」（人）、「鱸」（鰕）、「猿猴」對居處的感覺；「麋鹿」、「螂蛆」、「鴟鴞」對吃方面的嗜好；又有「狙公」（古之好養猿猴者）「朝三暮四」的賦芋等等，都是有趣的譬喻故事。

第三篇養生主，有「庖丁解牛」；山木第二十有「螳螂捕蟬」，也都富於哲理、諧趣故事。是以莊子書開後代寓言體先河。

莊子的文章對後世影響深，如韓愈、柳宗元、蘇軾等等都受其影響。東坡嘗歎曰：「吾昔有見，口未能言，今見是書（指莊子），得吾心矣」。而金聖歎把莊子列為第一才子書，可見莊子書是後人崇拜、學習的對象。

七、韓非

韓非（？—西元前二三三），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載：

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，喜刑名法術之學。而其歸本於黃老。非為人口吃，不能道說，而善著書，與李斯俱事荀卿，斯自以為不如非。非見韓之削弱，數以諫韓王，韓王不能用。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，執勢以御其臣下，富國疆兵，而以求人任賢，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；以為儒者用文亂法，而俠者以武犯禁，寬則寵名譽之人，急則用介胄之士，今者所養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養；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；觀往者得失之變，故作孤憤、五蠹、內外儲、說林、說難十餘萬言。然韓非知說之難，為說難，書甚具，終死於秦，不能自脫。^{③②}

以上是韓非生平大要。他與李斯俱事荀子。由於韓非疾其國不務修明法制，求人任賢，富國強兵，是以著書十餘萬言。

韓非思想結合法家刑、名、法、勢、術而成為封建專制的思想體系。如在「術」方面，外儲說左上云：

故有術而御之，身坐於廟堂之上，有處女子之色，無害於治；無術而御之，身雖瘁靡，猶未有益。^{③③}

強調「術」在統治者治理國家的重要。又，外儲說左下，第三十三有「恃勢而不恃信」，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亦有：

國者，君之車也；勢者，君之馬也。無術以御之，身雖勞，猶不免亂；有術以御之，身處佚樂之地，又致帝王之功也。^{③④}

由此可知「勢」「術」的重要，與儒家的修齊治平道德政治不同。

韓非任法任刑、重功利，文章巖峭峻刻、推理縝密。後人學法家之最著者如柳宗元、王安石等。

八、呂氏春秋

呂氏春秋是呂不韋（？—西元前二三五）門下客共同創作。關於呂不韋，在史記本傳云：

呂不韋者，陽翟大賈也，往來販賤賣貴，家累千金。……莊襄元年，以呂不韋為丞相，封為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陽十萬戶。莊襄王即位三年薨，太子政立為王，尊呂不韋為相

國，號稱「仲父」。……是時諸侯多辯士，如荀卿之徒者，著書布天下。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，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，二十餘萬言，以爲備天下萬物古今之事，號曰呂氏春秋，布咸陽市門，縣（懸）千金其上，延諸侯游士賓客、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。③⑤

以上是呂不韋生平大要。呂門下客所著呂氏春秋，也叫呂覽，它代表中國古代思想的綜合，故文心雕龍云「鑑遠而體周」。呂不韋見當時魏有信陵君，楚有春申君、因此也招致食客三千，集論所聞，以爲八覽、六論、十二紀、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，稱爲「呂氏春秋」。漢書藝文志載：

雜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，兼儒墨、合名法，知國體之有此，見王治之無不貫。③⑥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：

不韋固小人，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。大抵以儒爲主，而參以道家墨家。故多引六籍之文，與孔子、曾子之言。……所引莊列之言，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。墨翟之言，不取其非儒、明鬼者；而縱橫之術、刑名之說，一無及焉，其持論頗爲不苟，論者鄙其爲人，因不甚重其書，非公論也。③⑦

紀昀所說甚是。

呂氏春秋以前，所著文章往往未有標題（常取文章開頭字爲題），或部分有標題（如墨子書），未有統系。自呂氏春秋後，漢人著文，體裁力求統一，此是一創例。然就其書內容，抄襲雜湊，有如類書。

第二節 歷史散文

一、尚書

尚書，是五經之一，故又稱書經；是中國最古的歷史，也是最古的散文。所謂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。言指尚書，事爲春秋。尚書包括：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，有今古文之分，據屈萬里先生云：

經學在漢初，尚無今文、古文之說。自孔壁書出，益以河間獻王所傳、及民間山崖屋壁所得之經籍，皆爲先秦文字所書；漢時通行者爲隸書，遂謂先秦字體爲古文，謂隸爲今文。故今古文之分，初誼甚簡。嗣因今古經文既不盡同，傳經者說解亦異；復以劉歆欲立古文經於學官，與博士爭論甚烈，於是今古文兩派，遂儼如水火。而孔壁古文尚書，較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，增多十六篇（分之則爲二十四篇），後世或信或疑，故問題尤多。③⑧

由於孔壁書出，用先秦文字書者、爲古文經；而以漢時通行之隸書所書者爲今文經。文字既異，說經、傳經者不同，是以當時今古文之爭有如水火。屈先生分析今古文脈絡，十分清晰

。

又，尚書中最古的散文是周誥，而周誥文字佶屈聱牙，傅斯年先生云：

周誥最難懂，不是因為他格外的文，恰恰相反，周誥中或者含有甚高之白話成份。又不必因為他是格外的古，周頌有一部分比周誥後不了很多，竟比較容易懂些了，乃是因為春秋戰國以來演進成的文言，一直經秦漢傳下來的，不大和尚書接氣，故後人自少誦習春秋戰國以來書者，感覺這個前段之在外。^⑳

傅見生之說極是。周誥屬文告，為當時白話。雖經文飾、但疑與周詩不在同一方言系統中，加上時代變遷，當然不易為後人理解。難怪唐代韓愈要歎：「周誥殷盤，佶屈聱牙」（進學解）了。

今試取商書、盤庚上篇云：

盤庚五遷，將治亳殷，民恣胥怨。作盤庚三篇（指上中下）。盤庚。盤庚遷于殷，民不適有居，率籲衆感，出矢言，曰……^㉑

又，盤庚中云：

盤庚作，惟涉河以民遷，乃話民之弗率，誕告用亶。其有衆，咸造，勿褻在王庭。盤庚乃登進厥民，曰：「明聽朕言，無荒失朕命。」嗚呼！古我前后，罔不惟民之承，保后胥感，鮮以不浮於天時。殷降大虐，先王不懷厥攸作，視民利用遷。汝曷念我古后之聞？承汝俾汝，惟喜康共，非汝有咎，比于罰。予若籲懷茲新邑，亦惟汝故，以丕從厥志。今予將試以汝遷，安定厥邦，汝不憂朕心之攸困，乃咸大不宣乃心，欽念以忱，動予一人，爾惟自鞠自苦。^㉒

文中大義是：盤庚要把百姓遷到黃河邊去，聚集了許多反對者，告訴他們遷新邑是為了他們自己利益，安定國家，盼百姓不必驚慌，自尋煩惱。

二、春秋

春秋為我國第一部有系統之編年史。杜預春秋序云：

春秋者，魯史記之名也。記事者，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以月繫時，（指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時），以時繫年，所以紀遠近、別同異也。……孟子曰：楚謂之檣杻，晉謂之乘，而魯謂之春秋，其實一也。^㉓

因為春為生物之始，秋為成物之終，始春終秋，故曰春秋。春秋本為普通名詞，孔子作春秋書後，為專有名詞。

孔子何以作春秋？蓋周室東遷，周德既衰，官失其守，采詩制度廢棄，諸侯橫暴，是以孔子作春秋，以寓褒貶。孟子云：

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；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孔子懼，作春秋，春秋，天子事也。^㉔

就是這個意思。由於春秋是「天子事也」，所以孔子說，「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，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」^{④④}，以表明著作心跡。也由於春秋理盡一言，語無重出，雖子游、子夏之徒，不能贊一辭，所謂「筆伐」「筆削」。

春秋編年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（魯隱公元年，西元前七二二），止於周敬王三十九年（魯哀公十四年，西元前四八一），二百四十二年之魯國歷史。

三、春秋左氏傳

由於物質條件貧乏，春秋記事極簡短，（後人曾譏為「斷爛朝報」），到了戰國時代，春秋左氏傳作者，以春秋為大綱，參考一些史籍，完成了「春秋左氏傳」。

春秋學在漢代有：左氏、公羊、穀梁、鄒氏、夾氏五家，後「鄒氏無師，夾氏有錄無書」，故僅存其三。而古代「經」與「傳」皆別行，古文經與左氏傳配合，始於晉杜預作注。

春秋左氏傳依春秋編年記事，以魯為中心，起隱公元年，迄於哀公二十七年（西元前七二二——四六八），歷隱、桓、莊、閔、僖、文、宣、成、襄、昭、定、哀十二公。

關於左傳的作者，司馬遷十二諸侯表序以為「左丘明」作，後代紛說頗多，有以劉歆、吳起等為書之作者^{④⑤}，然大抵以左丘明為書之作者。至於左丘明是誰？有說孔子友朋，有說魯國史官，有說一位盲者。據論語公冶長載：

子曰：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

劉寶楠正義云：「左丘明與孔子同時，而卒於孔子後。……（史記太史公）自敘篇稱，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，史公以左丘連文，則左丘是兩字氏，明其名也」^{④⑥}。

左傳文字的高度技巧，主要表現在外交辭令及戰爭描寫上，如：燭之武退秦師：

（燭之武）見秦伯曰：「秦、晉圍鄭，鄭既知亡矣。若亡鄭而有益於君，敢以煩執事。越國以鄙遠，君知其難也；焉用亡鄭以陪鄰？鄰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鄭以為東道主，行李之往來，共其乏困，君亦無所害。且君嘗為晉君賜矣，許君焦、瑕，朝濟而夕設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晉何厭之有？既東封鄭，又欲肆其西封；若不闕秦，將焉取之？闕秦以利晉，唯君圖之！」秦伯說，與鄭人盟。^{④⑦}

燭之武言亡鄭，倍晉而薄秦；不亡鄭（舍鄭），外交行李（吏）互為往來，無害於秦。且晉嘗負義於秦，而其貪慾無窮無盡、無有饜飽，將肆其西封而闕秦，步步細密推理，令人佩服。

再如，「城濮之戰」（魯僖公二十八年）、「穀之戰」（僖公三十三年）、「呂相絕秦」（魯成公十三年）、「鄆陵之戰」（魯成公十六年）等等，都是該書傑作。至於左傳「豔而富，其失也巫」，豔，指文辭之美，富，指其史料豐富，而「其失也巫」，是因古代社會尚巫（古人認為國家二件大事，是祭祀與戰爭），為舊史通病，難以避免。當然，左傳書中

，對於姓名稱呼前後不能統一，確使讀者感到困惑。

四、國語

國語，據司馬遷報任安書說：「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」，然，近人考證（如瑞典高本漢左傳真偽考），該書作者，與春秋左氏傳不同。國語共二十一卷，分記：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越等八國事蹟，與左傳相比，它的用辭要支蔓多了。其作品如：

厲王虐，國人謗王。召公告王曰：「民不堪命矣。」王怒。得衛巫，使監謗者。以告，則殺之。國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

王喜，告召公曰：「吾能弭謗矣，乃不敢言！」召公曰：「是障之也，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。川壅而潰，傷人必多；民亦如之。是故為川決之使導，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聽政，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，瞽獻典（曲？），史獻書，……民之有口也，猶土之有山川也，財用於是乎出。猶其有原隰衍沃也，衣食於是乎生。……王弗聽。於是國人莫敢出言，三年乃流王於彘。」^{④⑧}

此召公諫厲王弭謗的故事，內容精彩，文字確實冗長。

五、戰國策

戰國策是戰國時代史料彙編，作者無可考。據羅根澤考證，以為蒯通所著^{④⑨}。流傳至今的本子，是西漢劉向整理過的，分：東周、西周、秦、齊、楚、趙、魏、韓、燕、宋、衛、中山等十二國，共三十三篇，名為戰國策（或稱：國策、國事、短長、事語、長書、脩書）。

據劉向戰國策序云：

戰國之時，君德淺薄，為之謀策者，不得不因勢而為資，據時而為畫（原脫畫字）。故其謀扶急持傾，為一切之權。雖不可以臨教，化兵革，救急之勢也。皆高才秀士，度時君之所能行，出奇策異智，轉危為安，易亡為存，亦可喜，皆可觀。^{⑤⑩}

在序文中，劉向指出當日時代特質（君德淺薄），也說明戰國策文字的特質（扶急持傾、轉危為安、易亡為存）。書中如蘇秦的合縱、張儀的連橫、魯連的解紛，鄒忌的幽默，都極盡鼓舌搖唇之能事。例如：鄒忌脩八尺章：

鄒忌脩八尺有餘，而形貌昳麗，朝服衣冠，窺鏡，謂其妻曰：「我孰與城北徐公美？」其妻曰：「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君也！」城北徐公，齊國之美麗者也。忌不自信，而復問其妾曰：「吾孰與徐公美？」妾曰：「徐公何能及君也！」旦日，客從外來，與坐談，問之，客曰：「吾與徐公孰美？」客曰：「徐公不若君之美也」明日，徐公來，孰視之，自以為不如，窺鏡而自視，又弗如遠甚。暮寢而思之，曰：「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。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。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於我也。」^{⑤⑪}

原本不如城北徐公美的鄒忌，由於妻妾的私心、客人的有所求，矇蔽事實，皆言美於徐公，鄒忌由此推想一國之君，受朝臣妻妾之蔽甚多，因此諫齊威王，使群臣面刺，譏謗威王，結

果國家大治。

戰國策文字，機警、雄辯；然，儒家卻排斥戰國策，以為「敗人心術」。原因是戰國策縱橫捭闔，只講是非、利祿，沒有理想（儒、道、墨、心目中都有未來的理想世界）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由於時代的需要與物質文明的進步，戰國策的語言藝術，在散文發展上是一大進步；而這種文體，對後代散文家有很大影響。

註釋

- ①劉勰者文心雕龍，總術第四十四，頁六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②蕭統編文選，六臣註，序，四部叢刊正編
- ③郭慶藩撰莊子集釋，第三十三，頁四六二，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④班固撰漢書，王先謙補註，卷三十，志第十，頁二十，藝文印書館本
- ⑤司馬遷撰史記，卷四十七，世家，第十七，頁一，藝文印書館
- ⑥此從葉慶炳教授之說。見所著中國文學史，頁一五，弘道文化事業
- ⑦以上所引論語，見何晏撰論語集解，四部叢刊正編
- ⑧同註①，諸子第十七，頁六
- ⑨以上用焦循焦琥撰孟子正義，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
- ⑩同註⑤，卷七十四，孟荀列傳第十四，頁一
- ⑪同註⑦，頁九
- ⑫同註⑨，卷二，頁八五
- ⑬同註⑩，頁五
- ⑭王先謙撰荀子集解，卷一，頁一，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⑮同註⑭，頁五
- ⑯此據孫詒讓撰墨子閒詁，墨子後語，上，墨子年表弟二，頁一三，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⑰同註⑩，頁六
- ⑱同註⑯，頁二
- ⑲同註⑯，頁一
- ⑳同註④，藝文志，卷三十，頁四十四
- ㉑孫詒讓撰墨子閒詁，卷九，非命第三十七，頁一七二，版本同註⑯
- ㉒同註⑲，卷十一，頁二五一
- ㉓同註⑲，非攻上，第十七，頁八一
- ㉔同註⑤，卷六十三，老莊申韓列傳第三，頁一

- ②⑤馮氏著中國哲學史，頁二一〇，香港文蘭圖書公司
- ②⑥同註③，天下篇，第三十三，頁四七三
- ②⑦所引老子道德經，皆見王弼撰老子道德經注，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②⑧同註⑤，卷六十三，老莊申韓列傳，頁四
- ③①同註③，天下篇第三十三，頁四七五
- ③②同註③①，頁五
- ③③王先慎撰韓非子集解，卷十一，第三十二，頁一九六，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③④同註③③，卷十四，頁二五九
- ③⑤同註⑤，卷八十五，列傳第二十五，頁一
- ③⑥同註④，卷三十，頁四十八
- ③⑦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，卷一百十七，雜家類一，呂氏春秋，頁十四，藝文印書館本
- ③⑧屈萬里著尚書集釋，概說，頁十二，聯經出版社
- ③⑨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，第一冊，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，頁三，聯經出版社
- ④①孔氏傳尚書，盤庚上第九，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④②同註④①，頁四
- ④③杜預撰春秋經傳集解，序，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。附案：「檮杌」，原指似虎之惡獸，為楚民族所崇拜。孟子離婁下云：「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」，「檮杌」已為魯史
- ④④同註④③，滕文公下，頁二六七
- ④⑤同註④③
- ④⑥可參高師葆光著左傳文藝新論，頁七，東海大學出版
- ④⑦劉寶楠等撰論語正義，公冶長第五，頁一〇九，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④⑧同註④⑦，僖下第七，頁十，僖公三十年
- ④⑨韋昭注國語，上，第一，頁四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④⑩羅根澤著戰國策作者考，中山大學周刊，第十二期
- ④⑪鮑彪校注戰國策，頁三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④⑫同註④⑩，卷四，頁四

第二章 兩漢時期

秦朝（西元前二二一——西元前二〇六）國祚短，在文學方面，如荀子賦、李斯的銘屬韻文系統。散文方面，如李斯的諫逐客書、獄中上二世書，及泰山、琅玕臺、之罘、東觀、會稽等地刻石。諫逐客書，開後代駢儷之先。

漢初散文，上承戰國，爲策士文體餘緒；爾後史傳體，如司馬遷史記、班固漢書；文士文如：鄒陽，蔡邕；王充則主「疾虛妄」，破除華飾，重在思想內容。

第一節 戰國策餘緒

從漢初到武帝時，凡一百二十年，其中作品著錄於漢書藝文志的如：儒家有平原君七篇、陸賈二十三篇、劉敬三篇、賈山八篇、賈誼五十八篇、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、兒寬九篇，公孫弘十篇，終軍八篇，吾丘壽王六篇，莊助四篇；法家有鼂錯二十一篇；縱橫家有蒯子五篇，鄒陽七篇，主父偃二十八篇，徐樂一篇，莊安一篇，待詔金馬聊蒼三篇；雜家有淮南子內外五十四篇，東方朔二十篇^①其中以儒家最多。臺靜農先生論兩漢的散文演變云：

（由漢初至武帝朝）這一百二十年思想的變化，前七十年在政治上反映的是黃老思想；後五十年則爲武帝以政治的力量統一思想而形成了儒術一尊。由於前朝的黃老思想在政治上表現的寬容，所以當時的儒家，能以策士的激切，指責時病，最切現實政治，絕無空洞不合實際的議論。如「新語」之作，是爲了說明秦漢得失的原由，「過秦論」與「至言」更以秦喻漢。……武帝期以後的奏疏文，則是用前期的體製，「緣飾以儒術」，於是平實有餘，而激切明快的風格已不大多見了。至於鄒陽等雖然上承荀李一派，但發展到了武帝朝，已經變質，其特徵是弘大與華麗，可是只宜於抒寫情感，而不適用於傳達思想，因此形成了後來與學術分立的文士文。^②

分析漢代初以來散文演變，極爲清晰。如陸賈（楚人，爲漢大中大夫）新語，道基篇云：

君子以義相褒，小人以利相歛，愚者以力相亂，賢者以義相治。穀梁傳曰：仁者以治親，義者以利尊，萬世不亂，仁義之所治也。^③

此儒家之議論。再如賈誼（西元前二〇一—西元前一六九，字長沙，雒陽人）的過秦論：

……秦無亡失遺鏃之費，而天下已關矣。於是從散約敗，爭割地而賂秦，秦有餘力而制其弊，迫亡逐北，伏師百萬，流血漂櫓，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疆國請服，弱國入朝。……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，振長策而御寓內，吞二周而亡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執敲朴而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北越之地，以爲桂林、象郡，百越之君，俛首係頸，委命下吏，乃使蒙恬，北築長城，而守藩籬，却匈奴七百餘里，胡人不敢南下牧馬，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於是廢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；墮名城、殺豪傑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，銷鋒鏑、鑄以爲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，然後踐華爲城，因河爲地，據億丈之高，臨不測之淵以爲固，良將勁弩，而守要害之處，信臣精卒，陳利兵而誰何。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爲關中之固，金城、千里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。始皇既沒，餘威震於殊俗，然陳涉、甕牖繩樞之子，氓隸之人，而遷徙之徒也，才不能及中人，非有仲尼墨翟之賢，陶朱猗頓之富，躡足行伍

之間，而俛起阡陌之中，率疲弊之卒，將數百之衆，轉而攻秦，斬木爲兵揭竿爲旗，天下雲合響應，贏糧而景從，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矣。……④

文章如長江黃河，巨浪洶洶，文意取攻守二義，以權謀爲攻，以仁義爲守，以漢初戰國策之餘緒也。

第二節 史傳文體 — 史記、漢書

一、司馬遷史記

歷史散文，戰國時代已趨成熟，到漢代史記、漢書則爲我國史學、文學巨著。茲分述如後：

史記含十二本紀（敘帝王）、十表（繫時事）、八書（詳制度）、三十世家（列諸侯）、七十列傳（誌人物），作者司馬遷（西元前一四五～西元前八六，字子長，夏陽人）。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云：

太史公曰：先人有言：「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、書、禮、樂之際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！」⑤

據錢大昕考證，「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，至漢武帝太初元年（西元前四七九至西元前一〇四），凡三百七十五歲，云五百歲，誤矣。」⑥可知司馬遷所云「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」，是錯的。不過從司馬遷上面這段話看來，史記是繼承春秋的精神。事實上，如果我們仔細的考索，春秋有濃厚的尊王攘夷思想、爲賢者、尊者諱；而史記則尊王不攘夷（爲夷狄列傳），且抱持實事求是的實錄筆法，兩者有很大的不同。

有關史記文學的特點，高師葆光有「史記文學蠡測」一文，他舉出：「(1)每篇立一中心，描寫不同的面貌使其活現。(2)用詼詼的筆法作巧妙的諷刺。(3)雄悍的筆力。(4)悲壯的情調。……」等二十點⑦，敘論頗富。當然，史記之所以不朽，從文學角度講，是「藉人以明史」，換言之，「凡與社會各部分有關係之事業」，（不限於政治方面），「皆有傳爲之代表」（梁啓超語），亦即司馬遷掌握每一階層，每一民族、只要與社會息息相關的，即將其面目活現，使他的史記，是「活」的書，社會上、甚至各番夷都愛讀的書。

史記爲千古奇文，隨手拈來都是好文，如伯夷列傳云：

或曰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若伯夷叔齊，可謂善人者，非耶？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，然回也屢空，糲糠不厭，而卒蚤夭，天之報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盜跖日殺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、聚黨數千人，橫行天下，竟以壽終。……余甚惑焉。儻所謂天道，是邪（耶）？非邪（耶）？⑧

又如屈原傳：

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，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，讒人間之，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；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義遠。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汙泥之中，蟬蛻於濁穢，以浮游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⑨

司馬遷博學多能，忠心為國，為李陵孤軍深入匈奴，力盡被俘事遊說，漢武帝以為朋黨阿私、下獄論罪。所以寫到伯夷、叔齊「積仁絜行而餓死」，顏淵稱為好學，「而卒蚤夭」，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卻是「信而見疑、忠而被謗」、最後自沉汨羅、「天之報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」說的是屈原、顏回、伯夷、叔齊，何嘗不是在向上蒼控訴自己的遭遇。

史記為後代學習古文的典範，不論唐宋八大家、明代歸有光、清代桐城、陽湖等派，無不以祖宗司馬遷之文。而唐宋傳奇、元明戲曲、其中故事，亦往往取材史記。

二、班固漢書

史記是通史，漢書為斷代史；史記多散行文字、漢書尚駢偶句法。東漢至唐，崇駢文，文士愛漢書；唐以後，散文漸成風氣，史記漸盛。

漢書為班固所撰，先由父親彪、經固、昭及馬續補續而成。班固（西元三二～九二，字孟堅，扶風安陵人，今陝西咸陽東北），所著漢書，繼續他父親彪著述（作後傳六十五篇），記載漢高祖元年（西元前二〇六），至王莽地皇四年（二三），共二百三十年歷史。由十二帝紀、八表、十志、七十傳組成，共八十餘萬言，一百篇，開創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。其中藝文志一篇，敘述古代學術源流，記載皇家藏書目錄，對學術貢獻大。該志一方面可考古代藏書真偽（可參梁啟超漢志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偽表⑩），一面可由此窺知周秦文化。

漢書亦如史記，每篇傳記，能抓住一主題，加以細膩深刻的描繪；而其文字整飾、鋪張，成為六朝駢文先聲。此外，在「外戚傳」，暴露宮闈黑幕，在「霍光傳」，揭示外戚專權，富有社會現實的意義。

蘇軾謫黃州，抄寫漢書三次，朱司農隨意考他，他立刻應聲熟背數百言⑪。前人亦謂「三日不讀（漢書），便覺俗氣逼人」。可見漢書對後代文人影響大。其作品如蘇武傳：

於是李陵置酒賀（蘇）武曰：「今足下還歸，揚名於匈奴，功顯於漢室。雖古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以過子卿（案：蘇武字）！陵雖驚怯，令漢且賞（案：寬赦之意）

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奮大辱（案：指降敵之事）之積志，庶幾乎。曹柯之盟（案，指李陵欲劫單于，如曹劌劫齊桓公），此宿昔之所不忘也！收族陵家，爲世大戮，陵尚復何顧乎？已矣，令子卿知吾心耳！異域之人，壹別長絕！陵起舞，歌曰：「徑萬里兮度沙幕，爲君將兮奮匈奴。路窮絕兮矢刃摧，士衆滅兮名已隕。老母已死，雖欲報恩將安歸！」陵泣下數行，因與武決。^⑫

比較蘇武與李陵，同流落於匈奴，爲不幸之人，然蘇武不降之忠貞志節，有歸漢榮耀之日，而李陵雖一直抱持爲國犧牲的壯志，卻鮮有人知（至少漢庭不知），此天壤之別，亦所以李陵悲泣的原因。

第三節 文士之文

漢初鄒陽、枚乘、嚴忌、司馬相如等，以文學游於諸侯，與戰國末期宋玉、景差之流相同。在昭明文選卷三十九，「上書」類，選有：李斯上秦始皇帝書，鄒陽上書吳王，（鄒陽）於獄中上書自明，司馬長卿（相如）上疏諫獵，枚叔（乘）奏書諫吳王濞，（枚乘）重諫舉兵^⑬，可知戰國秦代文士上書游說之風，漢初猶盛。而文選卷四十五，「對問」類，有：宋玉對楚王問，東方曼倩（朔）答客難，揚子雲（雄）解嘲，班孟堅（固）答賓戲^⑭。此類散文，或以婉轉之筆，寫心中煩冤（如鄒陽獄中上書自明），或以詼詭之筆，寫牢騷不平（如東方朔答客難），或揭露外戚專橫，社會競尚逢迎（如揚雄解嘲），此文士之文。

另一由史傳文蛻變之文士文，如蔡邕碑傳文。蔡邕（西元一三二～一九二，字伯喈，陳留圉人），著有蔡中郎集，大半爲碑銘，他在碑傳文的地位，猶之司馬遷之於史傳文。這種碑傳文的價值在那裏？臺靜農先生云：

他的辭句能鎔鑄經典而自然渾成，通篇結構謹嚴而淵懿，轉折處不用虛字而不見痕跡，敘事能以簡制繁，夾敘夾議，銘辭則胎息雅頌，讀起來聲調和平靜穆。可是這種藝術，完全屬於形式的一面，而被後來的文士所崇拜的也正是這一面。自東漢以後，文學走向形式的路，無視內容，但求文字排置之工巧，所以蔡中郎成爲碑傳文的開山了。^⑮

此說極是。

至於蔡邕的作品如：郭有道太原郭林宗碑：

先生諱泰，字林宗，太原界休人也。其先出自有周，王季之穆，有虢叔者，實有懿德，文王咨焉。建國命氏，或謂之郭，（即？）其後也。先生誕膺天衷，聰叡明哲，孝友溫恭，仁篤柔惠。夫其器量弘深，姿度廣大，浩浩焉，汪汪焉，奧不可測已。……於是建碑表墓，昭銘景行；俾芳烈奮乎百世，令問（聞？）顯乎無窮。其詞曰：於休先生！明德通玄；純懿淑靈，受之自天。崇壯幽澹，如山如淵。禮樂是悅，詩書是敦；匪惟摛華，乃尋厥根。宮牆重仞，允得其門。懿乎其純，確乎其操。洋洋摺紳

，言觀而高。棲遲泌丘，善誘能教。赫赫三事，幾行其招。委辭召貢，保此清妙。降年不永，民斯悲悼。爰勒茲銘，攜其光耀。嗟永來世，是則是效！^{①⑥}

郭泰爲東漢末大學者，與河南尹李膺友善，范滂嘗讚許：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」之高士，蔡邕作碑銘多，皆有慚德（諛墓），獨此文無愧色。

第四節 王充

王充（西元二七～？，字仲任，會稽上虞人），是東漢大思想家，所著論衡三十卷，八十五篇，二十餘萬言。根據自紀篇載：

俗性貪進忽退，收成棄敗。充升擢在位之時，衆人蟻附；廢退窮居，舊故叛去，志俗人之寡恩。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，冀俗人觀書而自覺。……充既疾俗情，作譏俗之書，又閱人君之政，徒欲治人，不得其宜，不曉其務，愁精苦思，不賭所趨，故作政務之書。又傷僞書俗文，多不實誠，故爲論衡之書。^{①⑦}

可知王充著論衡，激於世情，或貪慕榮貴、凌薄寡恩；或疑神信鬼，誕論天地；或不曉政務，虛言禍福。是以王充又言：

論衡者，所以銓輕重之言，立真僞之平，非苟調文飾辭，爲奇偉之觀也。其本皆起人間有非，故盡思極心以機（當作譏）世俗。世俗之性，好奇怪之語，談虛妄之文。何則？實事不能快意，而華虛驚耳動心也。……冀悟迷惑之心，使知虛實之分，實虛之分定，而華僞之文滅；華僞之文滅，則純誠之化，日以孳矣。^{①⑧}

即是此意。

王充思想與道家略近，主張自然主義，反對當時流行的讖學、緯學，抨擊迷信。在自然篇云：

天地合氣，萬物自生，猶夫婦合氣，子自生矣。萬物之生，含血之類，知飢知寒，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，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。……易曰：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垂衣裳者，垂拱無爲也。孔子曰：大哉堯之爲君也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……堯之德，蓋自然之化也。易曰：大人與天地合其德，黃帝堯舜大人也，其德與天地合，故知無爲也，天道無爲。……^{①⑨}

由此顯見其自然無爲思想。

另外，在論衡逢遇篇云：「操行有常賢、仕宦無常遇；賢不賢，才也；遇不遇、時也」^{②⑩}。命祿篇云：「才高行厚，未必保其必富貴；智寡德薄，未可信其必貧賤。……命則不可勉，時則不可力，知者歸之於天」^{②⑪}。又，命義篇云：「項羽用兵過於高祖，高祖之起有天命焉，國命繫於衆星，……衆星在天，天有其象，得富貴象則富貴，得貧賤象則貧賤。……禍福吉凶者、命也」^{②⑫}。等等說法，皆與道家「無爲」、「自然」、「命定」之說合。

王充論衡對孔孟亦多推崇，然書中有「問孔」、「刺孟」等篇，對於聖賢言論，亦有「

問」、「刺」不同之意。如問孔篇云：

宰我晝寢，子曰：朽木不可彫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朽也，於予，予（一作與）何誅？（案：見於公冶長篇）。是惡宰予之晝寢。問曰：晝寢之惡也，小惡也，朽木糞土，敗毀不可復成之物，大惡也，責小過以大惡，安能服人？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，不宜得入孔子之門，序在四科之列，使性善孔子惡之，惡之太甚過也。人之不仁，疾之已甚亂也，孔子疾宰予，可謂甚矣。⑲

又如：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、足兵、民信之矣。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曰去兵。曰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曰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（案：見於顏淵篇）。信最重也。問：使治國無食、民餓，棄禮義，禮義棄，信安所立？傳曰倉廩食知禮節、衣食足知榮辱，讓生於有餘，爭生於不足，今言去食、信安得成？春秋之時，戰國饑餓，易子而食，枵骸而炊、口饑不食，不暇顧恩義也。夫父子之恩信矣，饑餓棄信，以子為食，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，如何？夫去信存食，雖不欲信，信自生矣。去食存信，雖欲為信，信不立矣。⑳

由此可見王充確為獨立思想大家，見解令人耳目一新。而其散文，即以此新穎思想為本，文筆生動，影響後代深遠。

此外，漢代散文尚有政論性的，如桓寬的鹽鐵論、王符的潛夫論㉑；及歷史性記事散文如劉向的新序、說苑㉒等。說苑以纂集諸子言行為主。新序則輯錄漢以前史書經傳和傳說材料，如「孫叔敖故事」：

孫叔敖為嬰兒之時，出遊，見兩頭蛇，殺而埋之，歸而泣，其母問其故。叔敖對曰：聞見兩頭之蛇者死，嚮者吾見之，恐去母而死也。其母曰：蛇今安在？曰：恐他人又見，殺而埋之矣。其母曰：吾聞有陰德者，天報以福，汝不死也。及長，為楚令尹，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。

這是耳熟能詳的故事。新序尚有「舜盡孝道」（卷一）、「扁鵲見齊桓侯」（卷二）、「和氏璧」（卷五）、「不食嗟來之食」（卷七）等等精彩故事。

註 釋

①見班固漢書藝文志，卷三十，頁三十一，藝文志所載，如儒家尚有：虞氏春秋十五篇，高祖傳十三篇，太常蓼侯孔臧十篇，孝文傳十一篇，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，虞丘說一篇，臣彭四篇，……

②臺靜農著論兩漢散文的演變，原載大陸雜誌第五卷六期，收在羅聯添編的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，頁二二〇，台灣學生書局

- ③陸賈著新語，上，道基第一，頁五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④賈誼著新書，卷一，頁十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⑤司馬遷撰史記，卷一百三十，太史公自序第七十，頁八，藝文印書館本
- ⑥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，卷五，頁九五，收在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，鼎文書局
- ⑦高師葆光著史記文學蠡測，見於東海學報十五卷
- ⑧同註⑤，卷六十一，頁三
- ⑨同註⑤，卷八十四，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，頁一
- ⑩梁啓超著漢志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偽表，收在顧頡剛主編古史辨，第四冊，香港太平書局
- ⑪見梁延祐編東坡事類，耆舊續聞，卷七，藝文印書館
- ⑫王先謙撰漢書補注，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，頁二十一，藝文印書館本
- ⑬蕭統編昭明文選，六臣註，卷三十九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⑭同註⑬，卷四十五
- ⑮同註②，頁二二五
- ⑯蔡邕著蔡中郎文集，卷二，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⑰王充著論衡，卷三十，自紀第八十五，頁三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⑱同註⑰，卷二十九，對作篇第八十四，頁七
- ⑲同註⑰，卷十八，自然第五十四，頁一
- ⑳同註⑰，卷一，頁五
- ㉑同註⑰，卷一，頁九
- ㉒同註⑰，卷二，頁五
- ㉓同註⑰，卷九，頁五
- ㉔同註⑰，卷九，頁十四
- ㉕均見商務四部叢刊正編本
- ㉖新序，說苑亦見於商務四部叢刊本
- ㉗見於劉向著新序，卷一，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
第三章 三國魏晉南北朝

第一節 蜀、吳散文

三國吳蜀文學，不如曹魏盛，然諸葛亮（一八一～二三四，字孔明，瑯琊陽都人。）文武全才，他的：爲後主伐魏詔云：

朕聞天地之道，福仁而禍淫。善積者昌，惡積者喪，古今常數也。是以湯武修德而王，桀紂極暴而亡。曩者漢祚中微，網漏凶慝，董卓造難，震蕩京畿；曹操階禍，竊執天衡，殘剝海內，懷無君之心。子丕孤豎，敢尋亂階，盜據神器，更姓改物，世濟其凶。當此之時，皇極幽昧，天下無主，則我帝命隕越于下，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，光演文武，應乾坤之運，出身平難，經營四方。……有能棄邪從正，箠食壺漿，以迎王師者，國有常典，封寵大小，各有品限，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，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，來詣降者，皆原除之。……①

語句鏗鏘有聲。又，其傳世大作前出師表云：

臣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、俱為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、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。不宜偏私、內外異法也。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義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眾議舉寵為督，愚以為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。親賢臣、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、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頽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痛恨於桓、靈也、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良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。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！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勤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。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、攘除姦凶，興復漢室，還于舊都；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，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，若無興德之言，則戮允等，以彰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課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②

一片忠心報國，讀之者、無不臨表涕泣。

此外，李密曾仕蜀漢後主時尚書郎，蜀亡，晉武帝徵召他作官，因祖母年老多病而請辭，所上之書即傳世的陳情表。至於東吳、文才略少，如陸凱、諸葛恪而已。

第二節 建安散文

一、曹氏父子

建安（一九六～）雖是漢獻帝年號，其時文學、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（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）為中心。曹操（一五五～二二〇，字孟德，譙人。）散文，文字樸素簡潔，有如其詩。如他的求賢令：

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，曷嘗不得賢人君子，與之共治天下者乎？……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賢之急時也。……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？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、而釣於涓濱者乎？又得無盜嫂（嫂？）受金，而未遇無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。③

由「求賢令」知曹操求賢是定義是「唯才是舉」，不論品德。又如他的答袁紹書：

董卓之罪，暴於四海，吾等合大眾、興義兵，而遠近莫不響應。此以義動故也。今幼主微弱，制於奸臣，未有昌邑亡國之變，而一旦改易天下，其孰安之，諸君北面，我自（西向）。④

以見他「挾天子」「令諸侯」的心態。

曹丕（一八七～二二六，字子桓，操次子。）散文，以清麗勝，不同其父之質樸。如與吳質書，又與吳質書（二篇），再如，又與吳質書：

二月三日丕白：歲月易得，別來行復四年，東山猶歎其遠，況又過之。……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（即罹）其災。徐陳應劉，一時俱逝，痛可言邪？昔日游處，行則連輿，止則接席，可曾須臾相失？。至觴酌流行，絲竹並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。當此之時，忽然不自知樂也。謂百年已分，長共相保，何圖數年之間，零落略盡，言之傷心。⑤

悼念友朋，自傷年逝，文筆清新流暢，為後人喜愛。他的典論一書，只剩自序（見魏文帝集，序）、論文（見魏文帝集，論）兩篇，餘則散佚。

曹植（一九二～二三二，字子建，丕的同母弟），不但是中國偉大詩人，散文成就亦高。在求自誠表云：

臣植言：臣聞士之生世，入則事父，出則事君，事父尚於榮親，事君貴於興國，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，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。夫論德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，量能而授爵者，畢命之臣也。……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，效臣錐刀之用，使得西屬大將軍，當一校之隊。……⑥

可知曹植主「論德而授官」，與曹操之「唯才是舉」，政治觀念不同。又，求通親親表云：

每四節之會，塊然獨處，左右唯僕隸，所對雖妻子，高談無所與陳，發義無所與展，未嘗不聞樂而拊心，臨觴而歎息也。臣伏以爲犬馬之誠，不能動人，譬人之誠，不能動天，崩城隕霜，臣初信之，以臣心況，徒虛語耳。若葵藿之傾葉，太陽雖不爲之迴光，然終向之者，誠也。臣竊自比葵藿。⑦

文中婉轉悲激、誠心慷慨，令人悽惻。

二、建安七子

七子中的孔融（一五三～二〇八，字文學，魯人），有孔少府集。如與曹操論酒禁書：夫酒之爲德久矣。古先哲王，類帝禋宗，和神定人，以齊萬國，非酒莫以也。故天垂酒星之耀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著旨酒之德。堯不千鍾，無以建太平，孔非百觚，無以堪上聖。樊噲解唇鴻門，非豕鍾酒，無以奮其怒，趙之廝養，東迎其主，非引卮酒，無以激其氣。高祖非醉斬白蛇，無以暢其靈。……故酈生以高陽酒徒，著功於漢，屈原不餽醴醢，取困於楚。由是觀之，酒何負於政哉。⑧

一片歪理、歪例，亦頗令酒徒樂道。至於他的代表作「薦禰衡表」⑨，與曹操論盛孝章書⑩，文氣勢盛。

陳琳（？～二一七，字孔璋，廣陵人）、阮瑀（？～二一二，字元瑜，陳留人），擅長應用文，（典論、論文：琳、瑀之章表書記、今之雋也）。徐幹（一七一～二一八，北海人），著中論二十篇，爲時人推崇。

第三節 正始散文

魏齊王芳正始（二四〇～）時期，由於政治紊亂，文士動則被殺，如何晏爲可馬懿所殺，嵇康爲司馬昭所殺，張華、石崇、陸機、陸雲等八王之亂被殺。受了這個時代環境影響，儒學衰微、老莊復活、倡無爲放任；佛教輪迴和因果報應之說，能麻醉精神上的苦悶；於是形成清談頹風。蔡元培先生說：

清談家之思想，非截然舍儒而合於道佛也。彼蓋滅裂而雜揉之，彼以道家之無爲主義爲本，而於佛教則僅取厭世思想，於儒家則留其階級思想及有命論，……於是其所餘之觀念，自等也，厭世也，有命而無可爲也，遂集合而爲苟生之惟我論。⑪

所論極是。如阮籍、劉伶的放誕，謝鯤好鄰家女，女投梭折其兩齒（見晉書本傳、及世說新語）。此時散文家有阮籍與嵇康。

阮籍（二一〇～二六三，字嗣宗，陳留、今開封人，瑀子）。著有達莊論、通老論、大人先生傳等文，盡力反對儒家，歸於老莊無爲自然。在達莊論云：

自其異者視之，則肝膽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視之，則萬物一體也。人生天地之中，體自然之形。身者，陰陽之積氣也；性者，五行之正性也；情者，遊魂之變欲也；神者，

天地之所以馭者也。以生言之，則物無不壽，推之以死，則物無不夭。自小視之，則萬物莫不小；由大觀之，則萬物莫不大；殤子爲壽，彭祖爲夭，秋毫爲大，泰山爲小，故以死生爲一貫，是非爲一條也。^⑫

此說源於莊子思想（見齊物論、秋水篇）。又，阮籍大人先生傳，通過虛構之人物，反對虛僞禮法、及駁斥世俗富貴、名譽等觀念，其文云：

大人先生，蓋老人也，不知姓字。……以萬里爲一步，以千歲爲一朝，行不赴而居不處，求乎大道而無所寓，……大人先生……應之曰：……夫大人者，乃與造物同體、天地竝生、逍遙浮世，與道俱成，變化散聚、不常其形。天地制域於內、而浮明開達於外，……故與世爭貴，貴不足尊；與世爭富，富不足先。必超世而絕群，遺俗而獨往，……細行不足以爲毀，聖賢不足以爲譽，變化移易，與神明扶，廓無外以爲宅，周宇宙以爲廬，強八維而處安，據制物以永居，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。^⑬

大人先生所說，亦由莊子出。

嵇康（二二三～二六三，字叔夜，譙國銍、今河南夏邑人），亦好老莊，反禮法，與阮籍同。嵇康散文，比詩歌更具強烈思想性、反抗性，如與山巨源絕交書云：

老子、莊周，吾之師也，親居賤職，柳下惠，東方朔，達人也，安乎卑位，吾豈敢短之哉？又仲尼兼愛，不羞執鞭，子文無欲卿相，而三登令尹，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。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，窮則自得而無悶。……有必不堪者七，甚不可者二，臥喜晚起，而當關呼之不置，一不堪也；抱琴行吟，弋釣草野，而吏卒守之，不得妄動，三不堪也。……剛腸疾惡，輕肆直言，遇事便發，此甚不可二也。以促中小心之性、統此九患，不有外患，當有內病，甯可久處人間邪？^⑭

以老莊思想爲歸，文筆則喜怒笑罵。動盪社會，士人或瘋或顛，以全性命，故言「今但守陋巷，教養子孫，時與親舊敘離濶，陳說平生，濁酒一盃、彈琴一曲，志願畢矣。」

第四節 兩晉散文

兩晉時代，重詩賦，忽略散文，故散文亦趨於駢儷。王羲之蘭亭集序和陶淵明桃花源記，可謂無獨有偶，以口語的形式寫出，不受當時駢儷影響。然這與蕭統的「綜輯辭采，錯比文華；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」選文的標準不合，所以昭明文選並未摘錄。

王羲之（三二一～三七九，^⑮字逸少，琅琊臨沂人。）在永和九年（西元三五三）所作蘭亭集序云：

永和九年歲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，修契事也。群賢畢至，少長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嶺，茂林脩竹，又有清流激湍、映帶左右，引以爲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。……人之相與俯仰一世，或取諸懷抱，悟言一室之內，或因寄所託，放浪形

骸之外，雖趨舍萬殊、靜躁不同，當其欣於所遇，暫得於已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將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隨事遷，感慨係之矣。向之所欣、俛仰之間，以爲陳迹，猶不能不以之興懷，況脩短隨化，終期於盡，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，豈不痛哉。⑩

此文爲清談家共同意志的宣言。直斥莊周「一死生爲虛誕，齊彭殤爲妄作」；以爲「欣於所遇」、「快然自足」，重視現實享受。「情隨境遷」、「感慨係之」，慨歎人生之無常。王右軍集中，有「方回帖」、「重熙帖」、「嘉賓帖」、「安石帖」……帖文甚多，又有「十七帖」，爲其著名草書，可惜大半斷簡。

陶淵明（三六五～四二七，⑪潯陽柴桑人。）曾祖侃，爲晉大司馬。淵明有名的散文如：桃花源記⑫，五柳先生傳⑬。桃花源記，是作者假想的烏托邦，以爲黑暗政治之避難所。至於五柳先生傳：

先生不知何許人也，亦不詳其姓字，宅邊有五柳樹，因爲號焉。閑靜少言，不慕榮利，好讀書、不求甚解，每有會意，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家貧不能常得，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，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，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，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，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。贊曰：黔婁有言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，極其言、茲若人之儔乎？酣觴賦詩，以樂其志，無懷氏之民歟？葛天氏之民歟？⑭

作者把自己貧窮蕭索、不慕榮利、縱情詩酒的情懷，表現出來。

第五節 南北朝散文

南北朝時代，對有韻之文、與無韻之筆，觀念清晰。其時重文輕筆。當時較重要散文作家如：范曄、和酈道元。

范曄（三九七～四四七，字蔚宗，順陽、今河南浙川人。）所撰後漢書九十卷，頗具剪裁之功。史書文苑列傳由此開始。宋史蘇軾本傳云東坡，「讀東漢范滂傳，慨然太息。軾請曰：軾若爲滂，母許之否乎？程氏曰：汝能爲滂，吾顧不能爲滂母邪？」⑮。范滂是位剛正廉明的人，嫉惡如仇，東坡從小讀其傳，由佩敬而仿倣，一以見後漢書描寫生動，一以言范滂大勇精神。在後漢書范滂本傳云：

范滂，字孟博，汝南征羌人也。少厲清節，爲州里所服。舉孝廉，光祿四行。…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……其母就與之訣，滂白母曰：「仲博（案：滂弟）孝敬，足以供養。滂從龍舒君歸黃泉，存亡各得其所。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，勿增感戚。」母曰：「汝今得與李杜（案：指李膺、杜密）齊名，死亦何恨？既有令名，復求壽考，可兼得乎？」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辭。顧謂其子曰：「吾欲使汝爲惡，則惡不可爲，使汝爲善，則我不能爲惡！」行路聞之，莫不流涕。時年三十三。⑯

讀來令人感動。

酈道元（西元？～五二七，字善長，范陽涿鹿人。）他的水經注是注解漢代桑欽的水經。此書不僅具有地理、歷史上的價值，也具有文學的成就。水經注分河水、汾水、滄水、…江水、青衣水、桓水、若水……等等。如卷三十四，江水注云：

自三峽七百里中，兩岸連山，略無闕處，重巖疊嶂，隱天蔽日，自非停午夜分，不見曦月。至于夏水襄陵，沿泝阻絕，或王命急宣，有時朝發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間千二百里，雖乘奔御風，不以疾也。春冬之時，則素湍綠潭，迴清倒影。絕巘多生怪柏，懸泉瀑布，飛漱其間，清榮峻茂，良多趣味。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澗肅，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，空谷傳響，哀轉久絕。故漁者歌曰：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。⑳

描寫巫峽兩岸高峻山勢、湍急水流、傳神；文字亦清麗。其他如：楊銜之洛陽伽藍記、記載洛陽佛寺，同時反映北魏政治、文化、和社會。

南北朝時，山水小品文學極為發達。散體短篇、或文士往來書牘，往往有許多精美作品。如陶宏景（四五二～五三六，字通明，丹陽秣陵人。）的答謝中書書：

山川之美，古來共談。高峰入雲，清流見底。兩岸石壁，五色交輝。青林翠竹，四時俱備。曉霧將歇，猿鳥亂鳴。夕日欲頹，沉鱗競躍。實是欲界之仙都，自康樂以來，未復有能與其奇者。㉑

又如吳均（四六九～五二〇，字叔庠，吳興人。）的與朱元思書：

風烟俱靜，天山共色，從流飄蕩，任意東西。自富陽至桐廬，一百許里，奇山異水，天下獨絕。水皆縹碧，丈千見底，游魚細石，直視無礙，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夾岸高山，皆生寒樹，負勢競上，互相軒邈，爭高直指，千百成峰。泉水激石，泠泠作響。好鳥相鳴，嚶嚶成韻。蟬則千轉不窮，猿則百叫無絕。鳶飛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經綸世務者，窺谷忘反。橫柯上蔽，在晝猶昏，疏條交映，有時見日。㉒

描寫富陽至桐廬山水風景，生花妙筆，令人歎為觀止。

註釋：

①諸葛亮著諸葛丞相集，詔，頁一，收在重校精印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，松柏出版社

②同註①，表，頁二

③魏武帝集，令，頁三，收在重校精印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，松柏出版社

④同註③，書，尺牘，頁十八

⑤魏文帝集，書，頁十八，同註③

⑥陳思王集，令，表，頁十二，同註③

- ⑦同註⑥，頁十三
- ⑧孔少府集，書，頁三，同註③
- ⑨同註⑧，表，頁一
- ⑩同註⑧，書，頁三
- ⑪蔡元培著蔡元培先生全集，中國倫理學史，頁五九，商務印書館
- ⑫阮籍著阮步兵集，論，頁十三，同註③
- ⑬同註⑫，傳，頁十五
- ⑭嵇康著嵇中散集，頁三，同註③
- ⑮魯一同撰王右軍年譜云其生卒爲：「三〇七至三六五」，收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，文海出版社
- ⑯王羲之著王右軍集，書，序，頁四十一，同註③
- ⑰遂欽立著陶淵明年譜彙，以淵明生卒爲：三七六一四二七，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，第二十本，上册
- ⑱陶淵明著陶彭澤集，記，頁四，同註③
- ⑲同註⑱，傳，頁八
- ⑳同註⑱
- ㉑脫脫等修宋史，卷三百三十八，列傳第九十七，頁一，藝文印書館本
- ㉒范曄撰後漢書，卷六十七，列傳第五十七，頁十四，藝文印書館本
- ㉓酈道元撰水經注，卷三十四，頁三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㉔清許棫評選·黎經誥箋注，六朝文絜箋注，卷七，頁十，新興書局本
- ㉕同註⑳，卷七，頁十二

第四章 唐宋時期

第一節 唐代散文

我國散文，自東漢以來，日趨駢儷，六朝爲文，也要求「五聲相宣，八音協暢」、「前有浮聲」、「後須切響」^①，文章只重形式上的聲音（聲）和辭藻（色），意義反而被忽視。到了唐初，史家和李百藥（北齊書）、魏徵（隋書）、姚思廉（梁、陳書）、令狐德棻（周書）、李延壽（南、北史）等人，在其所著之文學傳或文苑傳中，一致鄙視江左宮商之音，聲色之文，想建立人倫教化之實用文學。

有唐一代，全唐文收錄的散文作家有三千四十二人，與清聖祖御製全唐詩，收二千二百餘詩人相比，唐文有過之無不及。而唐代散文，猶如詩歌，略可分初、盛、中、晚四期。

一、初唐

「王（勃）、楊（炯）、盧（照鄰）、駱（賓王）當時體」，初唐四傑，沿齊梁綺麗，「輕薄爲文」。獨陳子昂起而反抗。

陳子昂（六五六～六九五，梓州射洪人。）在修竹篇，序云：

文章道弊五百年矣。漢、魏風骨，晉、宋莫傳，然而文獻有可徵者。僕嘗暇時觀齊、梁間詩，彩麗競繁，而興寄都絕，每以永歎。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，風雅不作，以耿耿也。^②

所云「漢魏風骨」，重內容、寄託及章法結構；而兩晉南北朝詩文重形式，所謂「齊梁間詩，彩麗競繁，而興寄都絕」，內容頹廢，令人長歎。子昂以「文章薄伎」，務求賢聖仁義道德，開啓唐宋古文運動端倪。

二、盛唐

至於盛唐，齊梁派駢體日衰，蕭穎士（西元七一七～？，字茂挺，蘭陵人），李華（生卒不詳）等，提出「宗經」、「載道」、「尚簡」；獨孤及提出文氣的問題；柳冕更主張「文章本於教化，發於情性」；元結主張「救世勸俗」^③。

湛若水在元次山文集序云：

太上有質而無文，其次有質而有文，其次文浮其質，文浮其質，道之敝也。……物之生也，先質而後文。故質也者，生乎天者也；文也者，生乎人者也……故人之於斯文也，不難於文而難於質，不難於華而難於朴，不難於巧，而難於拙。余自北遊觀藝於燕冀之都，得之子而異焉。欲質不欲野，欲朴不欲陋，欲拙不欲因，卓然自成其家者也。^④

質，指內容；文，指形式。文中所敘「太上有質而無文」、「先質而後文」，強調質文的主從關係，與李華的質文論同。又提出文章的特點：質、朴、拙，與齊梁之風不同。

元結（七二三～七七二，字次山，河南魯縣人。）在元次山文集中，如：七不如、七篇，第五云：

元子以爲人之貪也，貪於權、貪於位，貪於取求、貪於聚積；不如貪於德、貪於道、貪於閑，和貪於靜順者爾。於戲！貪可頌也乎哉，貪有甚焉，何如。⑤

又，第七云：

元子以爲人之忍也，忍於毒、忍於媚、忍於詐惑、忍於貪溺；不如忍於貧、忍於苦、忍於棄污、忍於病廢者爾。於戲！忍可頌也乎哉，忍有甚焉，何如。⑥

讀來，頗富哲理。

三、中唐

到了韓愈（七六八～八二四，孟州河陽人）。提倡仁義道德，復儒家之古，旗幟特別鮮明，是以後人一提起古文運動，都以韓愈爲先。其實，韓愈時代古文地位並不重要。在宋代歐陽修的唐次山銘云：

唐有太宗致治之盛，幾乎三代之隆，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。既久，而後韓柳之徒出，蓋習俗難變，而文章變體又難也。次山當開元（七一三～七四一）、天寶（七四二～七五五）時，獨作古文。⑦

又，歐陽修，記舊本韓文後云：

韓氏之文，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，施于今，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。⑧

韓愈卒（八二四），到歐陽修（一〇〇七～一〇七二）生，約二百歲，可見「古文」在當時並不流行。後人以韓愈爲「唐宋八大家」之首，應感謝歐陽修知貢舉時，大力倡導韓文。趙翼二十二史劄記，有「唐宋古文不始于韓柳」條云：

宋景文（宗祁）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，其實不然。按舊唐書韓愈傳：大曆、貞元間，文字多尙古學，效揚雄、董仲舒之述作。獨孤及、梁肅最稱淵奧。愈從其徒游、銳意鑽仰，欲自振於一代。舉進士、投文公卿間，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，由是知名。是愈之先，早有以古文名家者。今獨孤集文集尙行於世，已變駢體爲散文。其勝處有先秦、兩漢之遺風，但未自開生面耳。又如陸宣公奏議，雖亦不脫駢偶之習，而指切事情，纖微畢到，其氣又渾灑流轉，行乎其所不得不可行，此豈可以駢偶少之？此皆在愈之前，固已有開風氣者矣。⑨

甌北此論，特具卓識。唐代古文運動在韓愈以後，如陳子昂、張說、蘇頌、韓休、李華、顏真卿、元結、權德輿、獨孤及梁肅、陸贄等人，亦以復古爲職志。只是這些人，雖崇尚復古，却未如韓愈完全以復儒家之古爲宗旨，像元結反聲病、梁肅、權德輿立論在於政教，只有韓愈抓住儒家之道，以爲復古，終身關佛老，有如孟子拒楊墨，於是後人往往以韓愈是最先提倡復古運動。⑩

古文受重視，要等到北宋。因為北宋由漢人建立的統一社會，宜建立載道之文；當時有志青年對西崑體的反動，歐陽修的大力倡導韓文，王安石的科舉要考策論等等因素，且歐陽修稱韓愈為文宗，蘇軾尊其為百世師，韓愈在古文的地位於是鞏固。

韓愈在答李翊書云：

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，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憂乎其難哉。⑪

又，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云：

惟古於詞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賊。⑫

照韓愈的看法，文章要「詞必己出」；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」，為聖道作文。韓愈著名的散文，如原道：

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；仁與義為定名，道與德為虛位，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義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。坐井而觀天，曰「天小」者，非天小者，彼以煦煦為仁，孑孑為義，其小之也則宜。其所謂道，非吾所謂道也，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；凡吾所謂道德云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，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⑬

以仁義道德，明儒家之說，並以佛老怪誕不經而關之。又如雜說，其四云：

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故雖有名馬，祇辱於奴隸人之手，駢死於槽枥之間，不以千里稱也。馬之千里者，一食或盡粟一石，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；是馬也，雖有千里之能，食不飽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見，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，安求其能千里也！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盡其材，鳴之而不能通其意，執策而臨之曰：「天下無馬！」嗚呼！其真無馬邪！其真不知馬也！⑭

以千里馬喻賢才，伯樂喻賢相（知己），賢才不乏，而特賢相（知己者）稀少；英雄豪傑不遇知己，無法展布其材，哀哉。又，祭十二郎文：

……去年，孟東野往，吾書與汝曰：「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而齒牙動搖。」念諸父與諸兄，皆康彊而早世，如吾之衰者，其能久存乎，吾不可去，汝不肯來，恐旦暮死，而汝抱無涯之戚也；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，疆者夭而病者全乎！嗚呼！其信然邪？其夢邪？其傳之非其真邪？信也，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？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？少者疆者而夭歿，長者衰者而存全乎？未可以為信也。夢也，傳之非其真也。東野之書、耿蘭之報，何為而在吾側也？嗚呼！其信然矣！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！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，不克蒙其澤矣！所謂天者誠難測，而神者誠難明矣！所謂理者不可推，而壽者不可知矣。⑮

情至之文，一字一血淚。

談到柳宗元（七七三～八一九，字子厚，山西河東人），與韓愈並稱「韓柳」。然，二人在思想上，文學上有若干差異。如韓愈宗儒，排斥釋老，作原道篇闢之；信術數、思想上較保守。柳宗元雖也崇佛，出入於佛道，曾作曹溪大鑿禪師碑、南嶽彌陀和尚碑、龍安海禪師碑等（皆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六），宣揚禪道，反迷信，思想較進步。又，韓愈重視儒家之道，主實用文學；柳宗元則主文道並重。在文學方面，韓愈主文從字順之散文，而柳則不摒絕駢儷之文。韓文雄奇，柳文雅健峻潔。

柳宗元在散文方面成就，主要在寓言體與遊記文章。寓言體文章，從莊子、韓非子、戰國策以後，很少有好的作品，柳宗元集中，寓言體故事短而生動者多，如捕蛇者說（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，卷十六）、種樹郭橐駝傳、蝨蝨傳、梓人傳（同上，卷十七）、臨江之麋、黔之驢、永某氏之鼠（同上，卷十九）等。如，永某氏之鼠：

永有某氏者，畏日，拘忌異甚，以爲己生歲直子，鼠，子神也，因愛鼠不畜猫犬，禁僮勿擊鼠，倉廩庖厨，悉以恣鼠，不問。由是鼠相告，皆來某氏，飽食爲無禍。某氏室無完器，椀無完衣，飲食，大率鼠之餘也。晝累累與人兼行，夜則竊齧鬪暴，其聲萬狀，不可以寢。終不厭。數歲，某氏徙居他州，後人來居，鼠爲態如故。其人曰：是陰類，惡物也，盜暴尤甚，且何以至是乎哉？假五六猫，闔門、撤瓦、灌穴，購僮羅捕之，殺鼠如丘。棄之隱處，臭數月乃已。嗚呼，彼以其飽食無禍，爲可恒也哉？

⑩

這種諷刺性的寓言，非常生動，深刻。

柳宗元貶永州、柳州（順宗永貞元年，三十三歲），作了不少山水遊記。如：遊黃溪記，始得西山宴遊記、鈞姆潭記、袁家渴記、石澗記、小石城山記（皆在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廿九）等等，姚鼎古文辭類纂、雜記類，選至十八篇，遠勝韓愈、歐陽修等大家，亦勝過酈道元水經注，可見其遊記文學的地位。

中唐散文，除韓柳外，以劉禹錫（七七二～八四二，字夢得，彭城人。）、白居易（七七二～八四六，字樂天，韓城人）、元稹（七七九～八三一，字微之，河南人）爲著。由於宋代歐陽修倡韓愈文，使得後來元白等人之文不顯，舊唐書所謂「若品調律度，揚摧古今，賢不肖皆賞其文，未如元、白之盛也」，又云：「元和主盟，樂天而已。」^⑪

劉禹錫的作品，如其描述洗心亭云：

……嘯侶爲工，卽山求材，盤高孕虛，萬景全來。詞人處之、思出常格；禪子處之，遇境而寂；憂人處之，百慮冰息。鳥思猿清，繞梁歷壤，月來松間，雕樓軒握，石列筍簷，藤蟠蛟螭，脩竹萬竿，夏含涼颺，斯亭之實錄云爾。^⑫

文字清麗。

又，白居易的作品，如與元九書云：

……故聞「元首明，股肱良」之歌，則知虞道昌矣；聞五子洛汭之歌，則知夏政荒矣。言之者無罪，聞者作誠。言者聞者，莫不兩盡其心焉。洎周衰秦興，採詩官廢，上不以詩補察時政，下不以歌洩導人情，乃至詔成之風動，故失之道缺。於是六義如刑矣。⑱……

文中陳述白居易對詩歌看法，在於「補察時政」、「洩導人情」。而其散文如：草堂記：

……是居也，前有平地，輪廣十丈，中有平臺，半平地，臺南有方池，倍平臺。環池多山竹、野卉，池中生白蓮、白魚。又南抵石澗。夾澗有古松、老杉，大僅十人圍，高不知幾百尺；脩柯戛雲，佹枝拂潭，如幢豎，如蕃張，如龍蛇走。松下多灌叢，蘿葛葉蔓，駢織承翳，日月光不到地，盛夏風氣，如八九月時。下舖白石，爲出入道。堂北五步，濼層崖、積石、嵌空坳堦，雜木異草，蓋覆其上，綠陰蒙蒙，朱實離離，不識其名，四時一色。又有飛泉，植茗就以烹燂，好事者見，可以永日。堂東有瀑布，水懸三尺，瀉階隅，落石渠，昏曉曉如練色，夜中如環珮琴筑聲。堂西倚北崖右趾，以剖竹架空，引崖上泉，脈分線懸，自簷注砌，纍纍如貫珠，霏微如雨露，滴瀝飄灑，隨風遠去。⑳

本文或作廬山草堂記。廬山在江西，風景清絕，所謂「匡廬奇秀甲天下」，東坡有詩云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峯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；作者於唐憲宗元和十年（西元八一五），因事觸怒執政，貶江州司馬，此文則在元和十二年作。

至於元稹文，劉應禮元氏長慶集序云：

元微之有盛名於元和長慶間，觀其論奏，莫不切當時務，詔誥歌詞，自成一家，非大手筆，曷臻是哉。㉑

可知元稹善長論奏、詔誥，元氏長慶集中，表奏、制誥等文字，所佔篇幅亦多。

四、晚唐散文

繼韓愈之後的李翱、皇甫湜、孫樵等人，思想內容限於儒家說教，成就不高。而另一派，如皮日休、陸龜蒙等人，取現實主義，寫譏切時政散文，卻有好的成就。茲分述：

皮日休（八三四～八八三，自號鹿門子，竟陵人。），是晚唐傑出詩人，也是好的散文家。在思想上，推崇儒家、尊孟子，以孟子爲學科，「設科取士」。他並有「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」，以爲：

夫孟子、荀卿翼傳孔道，以至于文中子，文中子之末，降及貞觀、開元，……唯昌黎公之文，翫揚墨於不毛之地，蹂釋老於無人之境，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。……伏請有司定其配饗之位。㉒

可見他推揚儒學之功。他的讀司馬兵法云：

古之取天下也，以民心；今之取天下，以民命。……漢魏尚權，驅赤子於利刃之下，爭寸土於百戰之內，由士爲諸侯，由諸侯爲天子，非兵不能威，非戰不能服，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？由是編之爲術（六韜也），術愈精，而殺人愈多，法益切，而害物益甚。嗚呼！其亦不仁矣。^⑳

對於晚唐時代，藩鎮割據，有強烈的批評。又，他的鹿門隱書六十篇，充滿對時務的譏諷，如：

古之殺人也怒，今之殺人也笑。

又：

古之用賢也爲國，今之用賢也爲家。

又：

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，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。^㉑

把當時黑暗政治，完全揭露出來。

陸龜蒙（生卒不詳，字魯望，蘇州吳人。），隱居松江甫裏，自號江湖散人，有甫里先生文集。他的作品如，

野廟碑云：

甌越間，好事鬼，山椒水濱，多淫祀。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，有溫而愿皙而少者則曰某郎，有媚而尊嚴者則曰姥，有婦而容豔則曰姑。其居處則倣之以庭堂，峻之以陞級，左右老木，攢植森拱，蔦蘿翳於上，臭號室其間，車馬徒隸，叢雜恠狀。眈作之，眈怖之，大者椎牛，次者擊豕，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，牲酒之奠，缺於家可也，缺於神不可也。一日懈怠，禍亦隨作，羣孺畜牧慄慄然，疾病死喪，眈不曰適丁其時耶，而自惑其生，悉歸之於神，雖然若以其言之，則戾；以今言之，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。何者？豈不以生能御大災、捍大患，其死也，則血食於生人；無名之土木，不當與御災捍患者爲比，是戾於古也明矣。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，溫愿而少者有之，升階級，坐堂筵，耳弦匏，口梁肉，載車馬，擁徒隸者，皆是也。解民之懸，清民之暵，未嘗貯於胸中，民之當奉者，一日懈怠，則發悍吏，肆淫刑，毆之以就事，較神之禍福，孰爲輕重哉。^㉒

對於當時執政者，無情的揭露其兇惡真相。又如記稻鼠篇云：「魏風以碩鼠刺重斂，斥其君也，有鼠之名無鼠之實。……況乎上捫其財，而下啗其食，率一民而當二鼠，不流浪轉徙（徙？）聚而爲盜何哉？」^㉓可見陸龜蒙對於當日黑暗政治的失望。

另外，如羅隱（八三三～九〇九，字昭諫，餘杭人。）對當日政治，亦多抨擊。

第二節 宋代朝文

一、歐陽修

宋初散（古）文，在歐陽修（一〇〇七～一〇七二，字永叔，廬陵人。）之前，柳開（九四八～一〇〇一）、穆修（九七九～一〇三二）、尹洙（一〇〇一～一〇四七）等人，已揭開序幕，然須等到歐陽修有力倡導，及三蘇、王安石、曾鞏的推波助瀾，才使古文運動成功，成爲宋代及宋以後，文章的主流。而韓愈文，也因此風靡起來。

歐陽修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導人，他對於文學的態度，由：答吳充秀才書云：

聖人之文雖不可及，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。⑳

又，答祖擇之書云：

學者當師經，師經必先求其意，意得則心定，心定則道純，道純則充於中者實，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。㉑

由此知，歐陽修以經文，儒家之道爲文學根源，輕視純文學。

至於歐陽修的作品，王安石的祭歐陽文公忠文說：

如公器質之深厚，智識之高遠，而輔學術之精微，故充於文章，見於議論，豪健俊偉，怪巧瑰琦，其積於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，其發於外者，爛如日星之光輝，其清音幽韻，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，其雄辭閎辯，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。世之學者，無問乎與不識，而讀其文，則其人可知。㉒

王安石此文，把歐陽修文章的好處全說到了。

歐陽修散文，如朋黨論、爲君難論、縱囚論、瀧岡阡表、豐樂亭記、醉翁亭記、相州畫錦堂記、六一居士傳等等都是傳誦之作。如朋黨論：

臣聞朋黨之說，自古有之，……然臣謂小人無朋，惟君子則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，祿利也，所貪者，財貨也。當其同利之時，暫相黨引以爲朋者、僞者；及其見利而爭先，或利盡而交疎，則反相賊害。……君子……所守者道義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節，以之修身，則同道而相益，以之事國，則同心而共濟，終始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故爲人君者，但當退小人之僞朋，用君子之眞朋，則天下治矣。㉓

宋仁宗（一〇二三～）時，杜衍、富弼、韓琦、范仲淹等執政，歐陽修、余靖等爲諫官，欲革弊政，共致太平。陳執中，王拱辰等不悅，謀傾陷君子，小人創朋黨之說，欲盡善類，歐陽修憂之，上朋黨論，以破邪說。茅鹿門評論此文「破千古入君之疑」㉔。就文論文，此文「能立」，將深奧道理分析、發表，使能成立；「能破」，是擊破敵對主張，立論極有見識。

二、王安石

王安石（一〇二一～一〇八六，字介甫，江西臨川人。）為「富國強兵」的理想，施行農田、水利、青苗、均輸、保甲等等新法，屢遭人詬，甚至罷相。當時保守勢力太強，既得利益的士大夫頑固不化，加上王安石用人失當，使得用心良好的政治措施，無法徹底實現。⑳由於政治的不滿，後人對王安石詩文評論往往不公。其實，他的古文簡勁雄潔，有精悍之氣，如讀孟嘗君傳：

世稱孟嘗君能得士，士以故歸之。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。嗟乎！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。豈足以言得士。不然，擅齊之強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制秦，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？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㉑

此文雖只八十餘字，然其議論孟嘗君不過雞鳴狗盜之雄耳，不足言得士，發人省思，文章擲地有聲！

梁啓超評唐宋八家文云：

八家者，其地位固自有高下。（柳）柳州惟紀行文最勝，不足以備諸體。（曾）南豐雖備而規模稍狹，（蘇）老泉穎濱，皆附東坡而顯者耳。此四家者，不過宋、鄭、魯、衛之比，求其如齊、晉、秦、楚，勢力足相頡頏者，惟昌黎、廬陵、東坡、臨川四人而已。則試取而比較之。東坡之文美矣，雖然縱橫家之言也，詞往往勝於理，其說理雖透達，然每乞靈於比喻，已足徵其筆力之不足，其氣雖盛，然一洩而無餘，少含蓄紆鬱之態。荆公則皆反是。故以東坡之文比荆公之文，則猶野禪之與正法也，試取荆公上仁宗書與東坡上神宗書，合而讀之，其品格立判矣。㉒

梁任公言唐宋八家中，以韓愈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軾四家為勝；安石屬正法，優於東坡之野禪，議論頗為公允。然後人以王安石行新法之故，難作持平之論。

三、三蘇

三蘇指蘇洵、蘇軾、蘇轍。蘇洵（一〇〇九～一〇六六，字明允，眉山人。），為東坡父親。二十七歲始發憤讀書，其文高古有勁，歐陽修盛讚其文，雖賈誼、劉向不能過；然後人總以其附其子東坡之名而顯者。有嘉祐集十五卷。

蘇軾（一〇三六～一一〇一，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號東坡居士，洵子），早歲（廿二歲）應禮部試，主考官歐陽修拔置第二，（蓋主考疑為門生曾鞏所為），春秋對策位第一，殿試中進士乙科，弟轍亦同榜及第。由於歐陽修盛讚其文，使他一朝之間名滿天下，也種下日後在仕途上的沉浮。

宋史本傳曾述其文學思想淵源云：

好賈誼、陸贄書，既而讀莊子，歎曰：吾昔有見，口未能言，今見是書，得吾心矣。

可知其思想不止儒家，還有道家。（尚有：縱橫等家）。又，本傳，自評其文云：

軾與弟轍師洵爲文，而得之於天。嘗自謂：作文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不止，雖嬉笑怒罵之辭，皆可書而誦之。其體渾涵光芒，雄視百代，有文章以來，蓋亦鮮矣。③⑥

此即達到順應自然，隨物賦形的境界。

東坡是位偉大的天才，不論散文、詩、詞、賦、書法，都是一流的。他的散文，爲人熟悉的如：日喻、喜雨亭記、超然臺記、石鐘山記、祭歐陽修文、留侯論、諸葛亮論等等皆是。如留侯論：

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，必有過人之節，人情有所不能忍者。匹夫見辱，拔劍而起，挺身而鬪，此不足爲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挾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遠也。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，其事甚怪，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，有隱君子者，出而試之。……且夫有報人之志，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剛也。夫老人者（指圯上之老人），以爲子房才有餘，而憂其度量之不足，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，……觀夫高祖之所以勝，而項籍之所以敗者，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。項籍惟不能忍，是以百戰百勝，而輕用其鋒，高祖忍之，養其全鋒，而待其弊，此子房教之也。③⑦

文章軌範云：「子房本大勇之人，唯年少氣剛，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，如用力士提鐵鎚擊秦始皇之類，皆不能忍，老父之圯下，始命之取履、納履，與之期五更相會，數怒罵之，正以折其不能忍之氣，教之以能忍也」。③⑧所說極是。能忍與不能忍，遂爲國家興亡之判。

此外，東坡在尺牘、題跋、筆記等方面，文字清麗，上承魏晉，下啓明代小品。如東坡答黃魯直書：

觀其文以求其爲人，必輕外物而自重者，今之君子莫能用也。其後遇李公擇於濟南，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，而得其爲人益詳。意其超逸絕塵，獨立萬物之表，馭風騎氣，以與造物者遊，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，雖如軾之放浪自奔與世濶疏者，亦莫得而友也。③⑨

東坡讀山谷詩文於孫莘老（覺）家中，極力顯揚山谷之「將逃名而不可得」，是以求交於山谷。文字清麗。再如，石鐘山記：

水經云：彭蠡之口，有石鐘山焉。酈元以爲下臨深潭，微風鼓浪，水石相搏，聲如洪鐘。是說也，人常疑之。……至莫（暮）、夜月明，獨與（蘇）邁乘小舟至絕壁下，大石側立千尺，如猛獸奇鬼，森然欲搏人。而山上栖鶻，聞人聲亦驚起，磔磔雲霄間，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。或曰：此鸛鶴也，余方心動，欲還。而大聲發於水上，噌吰如鐘鼓不絕，舟人大怒，徐而察之，則山下皆石穴罅，不知其淺深，微波入

焉，涵澹澎湃而爲此也。舟迴至兩山間，將入港口，有大石當中流，可坐百人，空中而多竅，與風水相吞吐，有窾坎鏗鞳之聲（指鐘鼓聲），與向之嚕呖者相應，如樂作焉。④①

東坡親自見聞，始知石鐘山真面目，與酈道元相較，不考之過失可見。文字短小靈巧，清新雋永。

蘇轍（一〇三九～一一一二，字子由，軾弟。）與兄軾同登進士，爲文「汪洋澹泊，似其爲人」（本傳），有欒城集，欒城應詔集。

蘇轍散文，政論、史論頗多，如六國論：

夫韓魏不能獨當秦，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，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，秦人不敢逾韓魏，以窺齊楚燕趙之國，而齊楚燕趙之國，因得以自安於其間矣。以四無事之國，佐當寇之韓魏，使韓魏無東顧之憂，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，以二國委秦，而四國休息於內，以陰助其急，若此，可以應夫無窮，彼秦者將何爲哉。④②

此文章就六國攻秦言，若能聯合六國，「厚韓親魏以擯秦」，秦必無可奈何！可惜一般人往往缺乏遠見，貪於近利，是以難謀大功。

四、黃庭堅

黃庭堅（一〇四五～一一〇五，字魯直，洪州分寧人。）與東坡在詩、詞皆齊名，稱「蘇黃」。尺牘、小品亦如是。（後人編有蘇黃尺牘）。他在上蘇子瞻書云：

庭堅天幸，早歲聞於父兄師友，已立乎二累之外。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，則以齒少且賤，又不肖耳。知學以來，又爲祿仕所縻，聞閣下之風，樂承教而未得者也。今日竊食於魏，會閣下開幕府在於彭門，傳音相聞，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，過譽斗筲，使有黃鐘、大呂之重。蓋心親則千里晤對，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，是理之必然者也。故敢坐書通於下執事。④③

此文作於宋神宗元豐元年（一〇七八），東坡四十三歲，山谷三十四，東坡名重當時，任徐州知府，而山谷任國子監教授，東坡於孫莘老（覺）處得山谷詩文，十分讚譽。山谷覆之，情意款款，文辭婉轉動人。

南宋有道學家之文，如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、朱熹等，本之古代聖賢，主張「文所以載道」（周敦頤語），以文爲玩物喪志，重道輕文，文學遂爲「道」的附庸，散文由此而衰。

註譯

①見沈約撰宋書，卷六十七，列傳第二十七，謝靈運傳論，頁三十四，藝文印書館本。

②陳子昂著陳伯玉文集，卷一，頁九，四部叢刊正編。

③參中國文學史研究委員會撰新編中國文學史，二，頁三〇九，文復書局。

- ④元結著元次山文集，澁若水序，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。
- ⑤元結著元次山文集，卷五，頁六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。
- ⑥同註⑤。
- ⑦歐陽修著歐陽文忠公集，卷一百四十，集古錄跋尾卷七，頁十二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。亦見於六一題跋，卷七，頁十五，廣文書局本。
- ⑧歐陽文忠公集，同註⑦，卷七十三，外集，頁十。
- ⑨趙翼著二十二史劄記，卷二十，頁二十，廣雅書局本。
- ⑩參拙著趙甌北研究，頁六七八，學生書局
- ⑪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，卷十六，頁九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。
- ⑫同註⑪，卷三十四，頁二。
- 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，卷十一，雜著，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⑭同註⑬，卷十一，頁十
- ⑮同註⑬，卷二十三，祭文，頁八
- ⑯童宗說註釋、張敦頤音辯、潘緯音義，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，卷十九，頁七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⑰劉昫撰舊唐書，卷一百六十六，列傳一百一十六，頁二十四，藝文印書館本
- ⑱劉禹錫著劉夢得文集，卷二十七，頁五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⑲白居易著白氏長慶集，卷二十八，頁三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⑳同註⑲，卷二十六，頁四
- ㉑元稹著元氏長慶集，劉應禮序，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㉒皮日休著皮子文藪，卷九，頁百十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㉓同註㉒，卷七，頁八十
- ㉔以上三條，均見皮子文藪，卷九，頁百二十三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㉕陸龜蒙著甫里先生文集，卷十八，頁三十八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㉖同註㉕，卷十九，頁六十一
- ㉗歐陽修著歐陽文忠公集，卷四十七，頁八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㉘同註㉗，卷六十八，外集，卷十八，頁九
- ㉙王安石著臨川先生文集，卷八十六，頁二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㉚同註㉙，卷十七，頁六
- ㉛茅鹿門編唐宋八大家文鈔，頁一一六，上海商務印書館
- ㉜參拙著趙甌北研究，頁七一二，學生書局
- ㉝王安石著臨川先生文集，卷七十一，頁九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
- ③④梁啓超著王荊公，頁一九五，中華書局
③⑤脫脫等修宋史，卷三百三十八，列傳第九十七，頁一，藝文印書館本
③⑥同註③⑤，頁十七
③⑦蘇軾著經進東坡文集，卷七，頁五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③⑧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，卷三，頁九九，朋友書店
③⑨同註③⑦，卷四十五，頁五
④⑩同註③⑦，卷四十九，頁五
④⑪蘇轍著欒城應詔集，卷一，頁七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④⑫黃庭堅著豫章黃先生文集，卷十九，頁二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
第五章 明朝時期

第一節 明代散文

元朝人統一中國，蒙古人地位最高，其他依次爲色目、漢人、南人；儒生最受輕視，有「九儒十丐」之說。是以讀書人才力無所施展。元朝蘇天爵（一二九四～一三五二，字伯修，真定人。）編有元文類七十卷，其中重要散文作家如：元好問（一一九〇～一二五七，字裕之，秀容人。）、姚燧（一二三八～一三一四，字端甫，柳城，後遷洛陽人。）、袁桷（一二六七～一三二七，字伯長，慶元人。）、虞集（一二七二～一三四八，字伯生，仁壽人。）等，然不過繼承唐宋諸賢遺風。

到了明代，以八股取士，讀書人爲求取功名，耗盡心血場屋之業，令人悲酸。等及第之後，又專作臺閣體詩文，歌功誦德，千篇一律。至李東陽（一四四七～一五一六，字賓之，茶陵人。）出，欲救臺閣之弊，然不免冗雜。繼起有前後七子的擬古運動，他們提倡「文必曰先秦兩漢，詩必曰漢魏盛唐」（王九思，刻太微後集序），不讀唐以後書，對當時文壇，起很大作用。

有關明代散文發展，分爲：

一、明初

明初以劉基、宋濂爲主。

劉基（一三一—一三七五，字伯溫，青田人。）是明朝開國功臣之一，有誠意伯文集。他的散文，偏重在諷刺性方面，譬如「賣柑者言」，作者通過賣柑者，以刺政府官吏「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」①，文藝技巧的寓言文字。又如郁離子，瞽瞍篇云：

楚有養狙以爲生者，楚人謂之狙公。旦日，必部分衆狙于庭，使老狙率以之山中，求

草木之實，賦什一以自奉，或不給，則加鞭箠焉。群狙皆畏苦之，弗敢違也。一日，有小狙謂衆狙曰：「山之果，公所樹與？」曰：「否也，天生也！」曰：「非公不得而取與？」曰：「否也，皆得而取也。」曰：「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？」言未既，衆狙皆寤。其夕，相與伺狙公之寢，破柵毀柙，取其積，相携而入於林中，不復歸。狙公卒餒而死。郁離子曰：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，其如狙公乎。②

作者通過狙公（養猴子的）與群狙間的關係，指出執政官吏對於百姓的欺壓，百姓若是覺悟，官吏就如狙公，坐以待斃，富於民本思想。

宋濂（一三一〇～一三八一，字景濂，浦江人。）明初受朱元璋之徵聘，纂修元史總裁，有宋學士文集。他的作品主要成就在傳記和記敘文。如王冕傳，言「父命其牧牛」，已「竊入學舍，聽諸生誦書，聽已輒默記，暮歸忘其牛」，好學情形。後，「應進士舉，不中」，於是「買舟、下東吳，渡大江，入淮楚，歷覽名山川」，「或遇奇才俠客，談古豪傑事，即呼酒共飲，慷慨悲吟，人斥爲狂奴」。後，「携妻隱於九里山。種豆三畝，粟倍之、樹梅花千、桃杏居其半，……自題爲梅花屋」③，等等一生狂傲生活。又如杜環小傳：

杜環，字叔循，其先廬陵人，待父一元游宦江東，遂家金陵。一元固善士，所與交皆四方名士。環尤好學，工書，謹誦，重然諾，好周人急。父友兵郭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，家破。其母張氏，年六十餘，哭九江城下，無所歸。……母服破衣，兩行至環家。環方對客坐，見母大驚，頗若嘗見其面者。因問曰：「母非常夫人乎？何爲而至於此？」母泣告以故，環亦泣。扶就坐，拜之。復呼妻子出拜。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，奉糜食母，抱食寢母。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，及幼子伯章。環知故人無在者，不足付，又不知伯章存亡，姑慰之曰：「天方雨，雨止，爲母訪之；苟無人事母，環雖貧，獨不能奉母乎？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，今母貧困，不歸他人而歸環家，此二父導之也，願母無他思。」時兵後歲饑，民骨肉不相保。母見環家貧，雨止，堅欲出問他故人。環令媵女從其行，至暮，果無所遇而返。坐乃定，環購布帛，令妻爲製衣衾。自環以下，皆以母事之。母性褊急，少不愜意，輒詬怒。環私戒其家人，順其所爲，勿以困故，輕慢與較。母有痰疾，環親爲烹藥，進七筋，以母故，不敢大聲諾。④

文中敘述杜環篤厚誠信，雖古烈士無以過之。

二、前後七子

明初朱元璋與劉基一起創制了八股文，作爲取士選才的手段。據明史選舉制記述，八股文從題目到內容，都取自朱熹注的「四書」、「五經」，要求二、三百字到七百字之中，運用排偶的句式，闡述儒家思想的教義，代聖人立言⑤。明代自成祖永樂到憲宗成化八十餘年間（即由一四〇三～一四八七），國內安定，文學成爲歌功頌德的點綴品，世稱「臺閣體」。其代表人物爲三楊，即楊士奇、楊榮和楊溥。到了孝宗弘治年間（一四八八），

李東陽雖倡「茶陵詩派」，宣揚盛唐，取法杜甫，其實與醉心八股、臺閣之文，依然如故。

然而明英宗（一四三六～）後，國勢漸衰，邊患頻繁，前七子提出「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，既因應社會變化，改變華而不實的臺閣文風。

前子七是：王九思（一四六八～一五五一）、李夢陽（一四七二～一五二九，字獻吉，甘肅慶陽人。）、王廷相（一四七四～一五四四，字子衡，儀封人。）、康海（一四七五～一五四〇，字對山，武功人。）、邊貢（一四七六～一五三二，字華泉，歷城人。）、徐禎卿（一四七九～一五一二，字昌國，吳縣人。）、何景明（一四八三～一五二一，字仲默，河南信陽人。）其中以李夢陽、何景明為領袖。而何景明有大復集，李夢陽有空同集。

王廷相在大復集序云：

古今論曰：文以代變，非也。要之，存乎人焉耳矣。唐虞三代，禮樂敷教，詩書弘訓，義旨溫雅，文質彬彬，體之則德植、達之則政修，寔斯文之會極也。漢魏而下，較諸古昔殊矣。……吾友大復何子……及登第，與北郡李獻吉為文社交，稽往述古，式昭遠模，擯棄積俗，肇開賢蘊，一時修辭之士，翕然宗之，稱曰李何云。今詳其文，……追周漢，俛視六朝，溫醇典雅，丰容色澤，靡不畢舉。⑥

可知前七子以李、何為首，論文旨在復古，擯棄積俗，宣揚禮樂詩書政教。在何景明漢魏詩集序云：

夫周末文盛，王蹟息而詩亡。孔子、孟軻氏，蓋嘗慨嘆之。漢興，不尚文，而詩有古風。……唐詩工詞，宋詩談理，雖代有作者，而漢魏之風蔑如也。⑦

此言唐宋詩以下無足論。在海叟集序云：

景明學歌行近體，有取于二家（指李白、杜甫）、旁及唐初、盛唐諸人，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。……要其取法亦必自漢魏以來者。……予謂古書自六經下，先秦兩漢之文，其刻而傳者，亦足讀之矣。⑧

可知其詩必取詩經。漢魏，以取社會寫實之內容；近體詩及於盛唐。文以六經、秦漢之作為主。

至於後七子有：謝榛（一四九五～一五七五，字茂秦，臨清人。）、李攀龍（一五一四～一五七〇，字子鱗，歷城人。）、徐中與（一五一七～一五七八，字中行，長興人。）、宗臣（一五二五～一五六〇，字子相，揚州人。）、王世貞（一五二六～一五九〇，字元美，太倉人。），及梁有譽、吳國倫（二人生卒不詳），而以李攀龍、王世貞為領袖。王有弇州四部稿，李有滄溟集。李攀龍送王元美序云：

以余觀於文章，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，即北地李獻吉輩。其人也，視古修辭寧失諸理。今之文章，如晉江（指王慎中）毗陵（指唐順之）二三君子，豈不亦家傳戶誦，而持論太過，動傷氣格，憚於修辭。……今之作者，論不與李獻吉輩者，知其無

能爲已。……故能爲獻吉輩者，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也。⑨

李攀龍以前七子李夢陽喻王世貞，排斥王慎中，唐順之，以爲「持論太過、動傷氣格」；其實唐順之、王慎中主歐陽、曾鞏，爲平易之古文，肯定宋學，與七子「文必秦漢」持論不同。在明史王世貞本傳云：

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盟文，攀龍歿，獨操柄二十年。才最高，地位最顯，聲華意氣，籠蓋海內。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，莫不奔走門下。片言褒賞，聲價驟起。其持論文必西漢，詩必盛唐，大曆以後書勿讀。而藻飾太甚，晚年攻者漸起。⑩

王世貞名高位重，攀龍歿，獨裁文壇二十年。然其所倡「文必西漢，詩必盛唐」，不過擬古餘緒。王世貞與張助甫云：

自六經而下，於文則知有左氏、司馬遷，於騷則知有屈宋，賦則知有司馬相如、揚雄、張衡，於詩則知有枚乘、蘇、李、曹公父子，旁及陶謝，樂府則知有漢魏。⑪

議論文學作品，皆以漢魏以前爲主。王世貞並於何大復集序云：「何子爲文，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」⑫，在徐汝思詩集序云：「盛唐之於詩也，其氣完，其聲鏗以平，其色麗以雅，其力沉而雄，其意融而無迹，故曰盛唐其則也」⑬。皆言詩文以西漢盛唐爲好。

對於前後七子散文，由於其文學主張過於強調摹擬，句擬字摹，缺乏創造；甚至公開剽竊古人作品，又缺乏現實生活內容，是以作品空洞、無多大價值。

三、唐順之、王慎中

在李夢陽、何景明倡言擬古時，唐順之（一五〇七～一五六〇，字荆川，武進人）、王慎中（一五〇九～一五九九，字道思，晉江人），倡歐陽修宋代平淺之古文，與擬古勢力相抗。而李攀龍、王世貞出，復宗何、李，抨擊王、唐；歸有光（一五〇六～一五七一，字熙甫，崑山人。）近承王、唐，遠取歐陽、司馬遷。換言之，此時散文固是擬古派得勢，自由寫志派亦是暗潮洶湧。在唐順之的荆川集，有與茅鹿門主事者：

爲文章，但直據胸臆，信手寫出，如寫家書，雖或疎鹵，然絕無煙火酸餽習氣，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。其一人，猶然塵中人也，雖其顛顛學爲文章，其於所謂繩墨佈置，則盡是矣。然翻來覆去，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話，索其所謂千古不可磨滅之見，絕無有也。則文雖工，而不免爲下格。……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，至於老莊家本色，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，名家、墨家、陰陽家，皆有本色，雖其爲術也駁，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。……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，其所言者其本色也，是以精光注焉，而其言遂不泯於世。唐宋而下文人，莫不語性命，談治道，一切自託於儒家。……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，而影響勦說，蓋頭竊尾，如貧人借富人之衣，庄農作大賈之飾，極力裝做，醜態盡露，是以精光朽焉，而其言遂不久湮廢。⑭

「千古不可磨滅之見」，正與七子「句摹字擬」、「影響勦說」相對。文中又以「本色」議

論作品，極是。用今天的話來講，文學作品須有「個性」，個性即本色，我曾撰寫「與青年朋友談文藝——須有「個性」^⑮，即強調此意。而歸有光在示徐生書云：

夫聖人之道，其迹載於六經，其本具于吾心，……是故學以徵諸迹也。迹之著，莫六經若也。^⑯

以六經爲行文之本，本於儒家正統。又，與沈敬甫書云：

僕夫何能爲古人？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，自謂欲追秦漢，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，而海內宗之，翕然成風，可爲悼歎耳。^⑰

感慨復古主義，其實「不過剽竊耳」！

歸有光散文，在復古模擬風氣中，格外顯得清新可喜。如思子亭記：

震澤之水，蜿蜒東流，爲吳淞江，二百六十里入海。嘉靖壬寅，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，二百六十里水道中也。江至此欲涸，蕭然曠野，無輞川之景物，陽羨之山水，獨自有屋數十楹，中頗宏邃，山池亦勝，足以避世。予性懶出，雙扉晝閉，綠草滿庭，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，長穿走廊之間，兒來時九歲，今十六矣，諸弟少者三歲、六歲、九歲，此余平生之樂事也。十二月己酉，携家西去，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，兒從行絕少，至是去而不返。每念初八之日，相隨出門，不意足跡隨履而沒，悲痛之極，以爲大怪，無此事也。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，山池草木門堵戶席之間，無處不見吾兒也。葬在縣之東南門，守冢人僉老，薄暮，見兒衣綠衣，在享堂中，吾兒其不死耶！因作思子之亭，徘徊四望，長大寥廓，極目於雲煙杳靄之間，當必有一日，見吾兒翩然來歸者，於是刻石亭中。^⑱

從平常景物中，寄託父子不平常的深情，所謂「寥寥短章，而逼真史記者」（曾國藩語），令人感動。又如項脊軒記：

……家有老嫗，嘗居於此，嫗先大母婢也，乳二世，先妣撫之甚厚，室西連於中閨，先妣嘗一至，嫗每謂予曰：「某所，而母立於茲。」嫗又曰：「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，娘以指叩門扉曰：『兒寒乎？欲食乎？』」吾從板外相爲應答。語未畢，余泣，嫗亦泣。余自束髮讀書軒中，一日，大母過余曰：「吾兒，久不見若影，何竟日默默在此？大類女郎也！」比去，以手闔門，自語曰：「吾家讀書久不效，兒之成，則可待乎？」頃之，持一象笏至，曰：「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，他日汝當用之。」瞻顧遺跡，如在昨日，令人長號不自禁。^⑲

家人之間，細膩、真摯的情感，一一流出。此外，他的先妣事略（在卷二十五）、震川別號記（在卷十七）等等，亦都是傳誦作品。

四、公安、竟陵派

由於前後七子以復古、擬古爲詩文口號，因襲勦說，令有識之士不滿，是以萬曆（一五

七三～)有公安派反對擬古主義。公安三袁(宗道、宏道、中道)，思想本於李贄(三袁老師)，李贄則來自王守仁。

李贄(一五二七～一六〇二，字卓吾，晉江人)，在童心說云：

天下之至文，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，苟童心常存，則道理不行，聞見不立，無時不文，無人不文，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。詩何必古選，文何必先秦，降而為六朝，變而為近體；又變而為傳奇，變而為院本、為雜劇、為西廂曲、為水滸傳，為今之舉子業，皆古今至文，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。⑳

李贄以「童心」(真心)為詩文之本，有童心，不論何種形式文學作品，皆為天下至文，否則失却童心，言不由衷，則文辭不達，無有光輝。

此說實自王守仁(一四七二～一五二八，字陽明，餘姚人。)他以宋儒格物之學，悟出格物致知，倡「知行合一」(三十八歲)㉑，言「聖賢教人，知行要人復本體，……知是行之主意，行實知之功夫」；良知是知，致良知是行；換言之，人要不自欺其良知，可實行格物，行明明德，使私欲障礙除去，亦即返求諸己，找回「真心」之意。

公安三袁，為宗道伯修(一五六〇～一六〇〇)、宏道中郎(一五六八～一六一〇)、中道小修(一五七〇～一六二三)三兄弟為湖北公安人，故稱公安派。他們文學主張，即本著王守仁致良知，李贄童心說，主「獨抒性靈」、「重視小說民歌」，「一代有一代文學」，如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云：

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，文則必準於秦漢，詩則必欲準於盛唐，剽襲摹擬，影響步趨。……曾不知文準秦漢矣，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！詩準盛唐矣，盛唐人曷嘗字字準漢魏歟！㉒

抨擊擬古主義，頗為中的。在敘小修詩又說：

古有古之時，今有今之時，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為古，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。㉓

換言之，「代有升降，法不相沿」(亦敘小修語)，而作品須從胸中流出。在馮琢菴師云：

古之詩文，各出己見，決不肯從人脚跟轉，是故寧今寧俗，不肯拾人一字。㉔

「各出己見」，是獨抒性靈之意；「寧今寧俗」，是他提倡小說、戲曲的理由。

至於其作品如袁宏道的晚遊六橋待月記：

西湖最盛，為春為月，一日之盛，為朝煙，為夕嵐。今歲春雪甚盛，梅花為寒所勒，與杏桃相次開發，尤為奇觀。……由斷橋至蘇堤一帶，綠烟紅霧，瀰漫二十餘里，歌吹為風，粉汗為雨，羅紈之盛，多於堤畔之草，豔冶極矣。然杭人遊湖，止午未申三時，其實湖光染翠之工，山嵐設色之妙，皆在朝日始出，夕春未下，始極其濃媚。月景尤不可言，花態柳情，山容水意，別是一種趣味。此樂留與山僧受用，安可為俗士

道哉！^{②5}

記西湖風景，精簡雅潔，尤其月景，能狀「難摹之景如在目前」，且逸趣流轉。再如：滿井遊記：

燕地寒，花朝節後，餘寒猶厲，凍風時作。作則飛沙走礫，局促一室之內，欲出不得。每冒風馳行，未百步輒返。廿二日天稍和，偕數友出東直，至滿井。高柳夾堤，土膏微潤，一望空濶，若脫籠之鵲。於時冰皮始解，波色乍明，鱗浪層層，清徹見底，晶晶然如鏡之新開，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。山巒爲晴雲所洗，娟然如拭，鮮妍明媚，如倩女之靨面，而髻鬟之始掠也。柳條將舒未舒，柔梢披風，麥田淺鬣寸許。遊人雖未盛，泉而茗者，壘而歌者，紅裝而蹇者，亦時時有。風力雖尚勁，然徒步則汗出浹背。凡曝沙之鳥，呷浪之鱗，悠然自得，毛、羽、鱗、鬣之間，皆有喜氣。始知郊田之外，未始無春，而城居者未之知也。^{②6}

記載滿井（今北平市安定門外）春日風光，高柳夾堤，波光碧影，鱗浪層層，及烹茶小飲，舉杯而歌，騎驢女子等等遊人不絕情形，而遊樂之趣，自在其中。

袁中郎不止遊記文學，精品甚多，其他傳記（如徐文長傳）、尺牘（如王以明、聶化南、蘭澤雲澤兩叔、與沈伯函水部……等等），隨手拈來，亦多佳構，如：李子髯書：

髯公近日作詩否？若不作詩，何以過活這寂寞日子也？人情必有所寄，然後能樂。故有以弈爲寄，有以色爲寄，有以技爲寄，有以文爲寄。古之達人，高人一層，只是他情有所寄，不肯浮泛虛度光景。每見無寄之人，終日忙忙，如有所失，無事而憂，對景不樂，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，這便是一座活地獄，更說什麼鐵牀銅柱、刀山劍樹也，可憐可憐。大抵世上無難爲的事，只胡亂做將去，自有水到渠成日子。如子髯之才，天下事何不可爲？只怕慎重太過，不肯拚著便做。勉之哉！毋負知己相成之意可也。^{②7}

讀來清新自然。

公安派之後有竟陵派，以鍾惺（一五七四～一六二四，字伯敬）、譚元春（一五八六～一六三七，字友夏）爲首。譚有嶽歸堂集、鍾有隱秀軒集，二人皆竟陵人，合選詩歸五十一卷，凡古詩十五卷，唐詩三十六卷。竟陵派對公安派之文學理論，覺得過於輕率，想以「幽深孤峭」救其弊。唯所論旨在詩歌方面。

五、晚明小品

明朝萬曆（一五七三～）後，政治腐敗，宦官爲禍，朋黨相傾，抱才之士，不爲世用，載道之文，不能匡國，又值李贄倡童心說、公安三袁倡「性靈」，操觚之士，不問政事，去宋儒之衣冠，披釋氏之袈裟，以文墨自娛。

晚明小品，別於典冊高文，多屬「矢口放心」、「恣意縱情」之作，或寫山水景物，或

述燕衍閒居，或言地方掌故，或論書畫琴棋，或談禪道，不一而足。其體制風格，遠溯六朝，近源公安，六朝如王羲之蘭亭集序、紀觴詠之幽情；陶淵明桃花源記，寫世外之樂居；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，繪廬山之景色；吳均與宋元思書，道富陽之旅程，皆為傳誦千古之作。唐如韓愈之畫記，柳宗元之小石城山記；宋如歐陽修養魚記、蘇東坡之志林；以至明代公安袁氏，齋名白蘇，詩文亦取白居易，蘇軾之清新灑脫。^⑳

晚明作家，除公安三袁、竟陵派等人外，如徐渭（一五二一～一五九三，字文長，號青藤，山陰人。）、陳繼儒（一五五八～一六三九，字仲醇，號眉公，華亭人。）、陶望齡（一五六二～？，字周望，號石簣，會稽人。）、李流芳（一五七五～一六二九，字茂宰，又字長蘅，號香海，嘉定人。）、王思任（一五七六～一六四六，字季重，號遂東，山陰人。）、張岱（一五九七～？，字宗子，一字陶庵，號石公，山陰人。）^㉑而晚明作家，以「小品」名其集者，如陳繼儒之晚香堂小品，王思任之文飯小品，朱國禎之湧幢小品，田藝衡的煮泉小品，及華淑的閒情小品。

試舉徐渭的自書小像二首，其一云：

吾生而肥，弱冠而羸，不勝衣。既立而復漸以肥，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。蓋年以歷於知非。然則今日之癡癡，安知其不復羸羸，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？而人又安得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？噫龍耶？豬耶？鶴耶？鳧耶？蝶栩栩耶？周遼遼耶？疇知其初耶？^⑳

讀來頗為詼諧有趣。又如張岱的西湖七月半：

杭人游湖，已出酉歸，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，逐隊爭出，多犒門軍酒錢，轎夫擎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連舟子急放斷橋，趕入勝會。以故二鼓以前，人聲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壓如噬，如聾如啞。大船小船，一齊湊岸，一無所見，止見篙擊篙，舟觸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少刻興盡，官府席散，皂隸喝道去，轎夫叫，船上人怖以關門，燈籠火把如列星，一一簇擠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隊趕門，漸稀漸薄，頃刻散盡矣。此明月如鏡新磨，山復整粧，湖復頽（同 醜，洗也）面，向之淺斟低唱者出，匿影樹下者亦出。吾輩往通聲氣，拉與同坐。韻友來，妙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（竹指簫管，肉指歌喉）發；月色蒼涼，東方將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輩縱舟，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氣拍人，清夢甚愜。^㉒

描寫杭人遊湖勝會，散聚情景；及山月湖面，友朋妙妓，文字雅潔。

六、明末遺老

明末朝政腐敗，流賊四起，清兵入關，有誓師勤王，死守忠義者（如史可法）、有守忠貞，倡經世致用，終身不仕者（如顧炎武），其忠義之節可表，其文亦多燦爛。

史可法（一六〇四～一六四五，字憲之，一字道鄰，河南祥符人。）從盧象昇討賊，屢

建功，李自成進犯燕京，可法誓師勤王。福王立，加太子太保，以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輔政，爲奸臣馬士英等所排，自請督師揚州，清多爾袞曾來書，諷削號歸藩，可法作書答之，大義凜然，有史忠公集。

顧炎武（一六一三～一六八二，字寧人，崑山人。）著有亭林詩文集、日知錄等書。其表彰忠義氣節，經世致用精神，有其不可磨滅處，如：文須有益於天下：

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，曰明道也，紀政事也，察民隱也，樂道人之善也。若此者有益於天下，有益於將來，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。若夫怪力亂神之事，無稽之言，剿襲之語，諛佞之文，若此者有損於己，無益於人，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。^{③2}

此文對明末社會確有救弊作用。又如他的：廉耻

五代史馮道傳論曰：禮義廉耻國之四維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。善乎管生之能言也。禮義，治人之法，廉耻，立人之大節。蓋不廉則無所不取，不耻則無所不爲。人而如此，則禍敗亂亡，亦無所不至，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，無所不爲，則天下其（豈）有不亂，國家其（豈）有不亡者乎？然而四者之中，耻尤爲要，故夫子之論士曰：行己有耻。孟子曰：人不可以無耻，無耻之耻無耻矣。^{③3}

不僅針箴時弊，今日讀之，吾人之心尚有餘悸。

第二節 清代散文

一、清初

有清一代，散文遠繼唐宋八大家，近承明歸有光系統，初期有侯方域（一六一八～一六五四，字朝宗，商邱人。）、魏禧（一六二四～一六八〇，字叔子，江西寧都人。）、汪琬（一六二四～一六九〇，字茗文，江蘇長洲人。）三大家。

先取侯方域言。生長明末，李自成入京，崇禎自縊，明亡；他親觀這幅覆亡慘劇，是以作品多深刻的國家之感。尤其看到接受崇禎特殊榮寵的吳偉業（梅村），侯方域力勸其不可入仕滿清，在與吳駿公（偉業）書云：

獨學士之自處，不可出者有三，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，試言之，而學士垂聽之。學士以弱冠未娶之年，蒙昔日天子之殊遇，舉科名第一人，其不可者一也；後不數歲，而仕至宮詹，學士身列大臣，其不可者二也；清修重德，不肯隨時俯仰，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，人生富貴榮華，不過舉第一人，官學士足矣。學士少年，皆已爲之，今即再出，能過之乎？奈何以轉眼浮雲，喪我故吾，其不可者三也；昔狄梁公仕周，耶律楚材仕元，其一時君相，皆推心腹而聽信之，然後堅忍委蛇，僅能建豎，兩人心迹，亦良苦矣。今不識當路之待學士，果遂如兩人否？其不必者一也；即使果如兩

人矣，而一時附風雲輔日月，何患無人。學士，前代之遺老也，譬有東鄰之寡，見西家財業浩大，孤弱顛連，自負能爲之綜理，願入其室而一試焉。其後子仰母慈，奴婢秉主威，果如所操信，則西家之健婦也，顧其若東鄰何？其不必者二也。凡此三不可二不必，亦甚平常，了然易見。③④

此書勸吳偉業不可入仕滿清，文章光芒四射。然則吳偉業豈有不知之理？但在清廷有司的逼促，二親含淚的規勸，他只好扶著病，在順治十年九月，應召入都③⑤。是以後來他有懷古兼弔侯朝宗詩云：「死生總負侯羸諾，欲滴椒漿淚滿樽」③⑥。偉業違背侯方域勸阻，肝膽欲裂，是以過淮陰有感云：「我本淮王舊雞犬，不隨仙去落人間」③⑦。一失足成千古之恨，失節的痛苦，豈可以用言語形容。

至於侯方域代表作如馬伶傳：

馬伶者，金陵梨園部也。金陵爲明之留都，社稷百官皆在；而又當太平盛時，人易爲樂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，遊雨花臺者，趾相錯也。梨園以技鳴者，無論數十輩；而其最著者二，曰興化部，曰華林部。一日，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，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，與女妖姬靜女，莫不畢集。列興化於東肆，華林於西肆，兩肆皆奏鳴鳳，所謂椒山先生者。迨半奏，引商刻羽，抗墜疾徐，並稱善也。當兩相國論河套，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，東肆則馬伶；坐客仍西顧而歎，或大呼命酒，或移坐更近之，首不復東。未幾，更進，則東肆不復能終曲。詢其故，蓋馬伶恥出李伶下，已易衣遁矣。馬伶者，金陵之善歌者也，既出，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，乃竟輟其技不奏；而華林部獨著。去後且三年，而馬伶歸，遍告其故侶，請於新安賈曰：「今日幸爲開譙，招前日賓客，願與華林部吏奏鳴鳳，奉一日歡。」既奏，已而論河套，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。李伶忽失聲，匍匐前稱弟子。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葉林部遠甚。其夜，華林部過馬伶曰：「子，天下之善技也，然無以易李伶。李伶之爲相國至矣；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？」馬伶曰：「固然，天下無以易李伶，李伶又不肯授我。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，嚴相國儔也；我走京師，求爲其門卒三年。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，察其舉止，聆其語言，久乃得之；此吾之所爲師也。」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。馬伶者，字雲將，其先西域人，當時猶稱馬徊徊云。侯方域曰：異哉！馬伶之自得師也。夫其以李伶爲絕技，無所於求，乃走事崑山；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。以分宜教分宜，安得不工哉？嗚呼！耻其技之不若，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；倘三年猶不得，即猶不歸爾。其志如此，技之工又須問耶？③⑧

馬伶是個演藝人員，他自覺「技不如人」，遠走三千里求爲相國門下卒，「察其舉止」、「聆其語言」，花了三年時間來學習、雪耻，而「李伶忽失聲，匍匐前稱弟子」。此等鋪述不易，而作者行文雅潔，令人回味。

魏禧有魏叔子文集，文章風格凌厲而雄勁，富于愛國精神。汪琬，號堯峯，有堯峯文鈔。世人謂侯方域爲才士之文，魏爲策士之文，汪爲儒者之文³⁹。所謂「才士」、「策士」、「儒者」，就其文章思想、本質而論。如汪琬答陳靄公論文書一：

嘗聞儒者之言曰：文者載道之器。又曰：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，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。古之載道之文，自六經、（論）語、孟（子）而下，惟周子之通書，張子之東西銘，程朱二子之傳注，庶幾近之。……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，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，非所謂道也。……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，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。其文或簡鍊而精麗、或疏暢而明白，或汪洋縱恣，逶迤曲折，沛然四出而不可禦，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，惟其才雄而氣厚，故其力之所注，能令讀者動心駭魄，改觀易聽，憂爲之解頤，泣爲之破泣。⁴⁰

此段文字是就「儒士之文」最好的註解。照汪琬之說，即以儒家思想爲本，加上文士的「才」與「氣」，「才雄而氣厚」的作品，才能使讀者「動心駭魄」。

舉汪琬的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：

諸曹失之，一郡得之，此數十州縣之慶也。國家得之，交游失之，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。吾友王子貽上，年少而才，既舉進士于甲第，當任部主事，而用新令，出爲推官揚州，將與吾黨別。吾見憾者方在燕市，而慶者已翹足企首，相望江淮之間矣。王子勉旃，事上宜敬，接下宜誠，蒞事宜慎，用刑宜寬，反是罪也。吾告王子止此矣。朔風初勁，雨雪載塗，搖策而行，努力自愛。⁴¹

勉王士禎（貽上，漁洋）「事上宜敬，接下宜誠，蒞事宜慎，用刑宜寬」。文章雅正，富陰柔之美，上繼歐陽修、歸有光，下啓桐城文派之漸。

二、桐城古（散）文

繼起的桐城派有：方苞（一六六八～一七四九，字靈臯，桐城人。）劉大櫆（一六九八～一七八〇，字海峯，桐城人。）、姚鼐（一七三一～一八一五，字姬傳，桐城人。）

「桐城派」的名稱，起於程晉芳與周永年諸人的戲言。在姚鼐的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云：

曩者鼐在京師，歛程吏部，歷程周編修語曰：「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，有所變而後大。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，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。昔有方侍郎，今有劉先生，天下文章，其出於桐城乎？」⁴²

可知「桐城文派」得名，出於程周二人之戲言，而姚鼐用以入文，始爲一般人所知。

在桐城派的文學理論中，方苞提出「義」「法」的問題，他說：

春秋之制義法，自太史公發之，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。義，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；法，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。義以爲經、而法緯之，然後爲成體之文。⁴³

他所提出的「義」「法」，即後來桐城古文的規範。義，言有物，就內容說；法，言有序，就形式說。到了劉大櫟，以為古文可由字句、音節、神氣求之，即所謂文章之能事，他說：

音節者，神氣之迹也。字句者，音節之矩也。神氣不可見，於音節見之。音節無可準，於字句準之。④④

劉大櫟又認為字句，「文之最粗處也」；音節，「文之稍粗處也」；神氣，「文之最精處也」。由字句、而音節、而神氣，即為文章之能事。

姚鼐他則主張義理、文章、考證三者不可偏廢，在復秦小峴書說：

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，有義理、文章、考證三者之分，是趨而同，為不可廢。④⑤

在述庵文鈔序云：

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：曰義理也，考證也，文章也。④⑥

姚氏所言，代表桐城文論，亦代表當時傳統讀書人對文章所抱持的看法。他又將劉大櫟所說文章之能事：字句、音節、神氣，更推進一步說：

所以為文者八，曰：神、理、氣、味、格、律、聲、色。神理氣味者，文之精也；格律聲色者，文之粗也。然苟舍其粗，則精者亦胡以寓焉。學者之於古人，必始而遇其粗，中而遇其精，終而御其精而遺其粗者。④⑦

所言「神理氣味」、「格律聲色」，便是後人學習古文的依據。④⑧

至於桐城派散文，如姚鼐的復魯絜非書說：

……天地之道，陰陽剛柔而已。……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，則其文如霆如電、如長風之出谷，如崇山峻崖，如決大川，如奔騏驎；其光也，如杲日、如火，如金鏐鐵；其於人也，如馮高視遠、如君而朝萬眾，如鼓勇士而戰之。其得陰與柔之美者，則其文如升初日，如清風、如雲、如霞、如煙、如幽林曲澗、如淪、如漾、如珠玉之輝、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；其於人也，濇乎其如歎，邈乎其如有思，暝乎其如喜，秋乎其如悲。④⑨

這一段姚鼐對「陽剛」、和「陰柔」之美的文章，有巧妙的譬喻。而方苞的作品如獄中雜記：

凡死刑獄上，行刑者先俟於門外，使其黨入索財物，名曰「斯羅」。富者就其戚屬，貧則面語之。其極刑，曰：「順我即先刺心，否則，四支解盡，心猶不死。」其絞縊，曰：「順我，始縊即氣絕，否則，三縊加別械，然後得死。」惟大辟無可要，然猶質其首。用此，富者賂數十百金，貧亦罄衣裝，絕無有者，則治之如所言。主縛者亦然，不如所欲，縛時即先折筋骨。每歲大決，勾者十四三，留者十六七，皆縛至西市待命。其傷於縛者，即幸留，病數月乃瘳，或竟成痼疾。⑤⑩

文中敘述作者獄中所見（因同邑戴名世著南山集，多采方孝標滇黔記聞，語斥清廷；而南山

集版存方苞家，因被株連入獄），無論死刑、極刑、行刑者向死者戚屬索取其財物，不順者加重死者痛苦，反映社會現實，讀之令人扼腕。

此外，隨桐城派興起的尚有惲敬（一七五七～一八一七，字子居，江蘇陽湖人。）所唱陽湖派。蓋以桐城古文「取徑太狹」，認為文學思想應遠推秦漢；桐城雅潔謹嚴，而陽湖則筆勢縱橫。著作為大雲山房文稿。其與紉之論文書云：

孔子曰：辭，達而已矣；孟子曰：諛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，古之辭具在也。……言理之辭，如火之明，上下無不灼然，而跡不可求也；言情之辭，如水之曲行，旁至灌渠入穴，遠來而不知所往也；言事之辭，如土之墳壤，鹹瀉而無不可用也。^{⑤1}

從儒家觀點論文學，各種散文體裁，多有巧喻。又，惲敬對明代中葉以後文人，分派評論：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，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，乃卑薄派，聰明交遊客能之；徐文長等乃瑣異派，風狂才子能之；艾千子等乃描摹派，佔畢小儒能之；侯朝宗、魏叔子進乎此矣，然槍棊氣重；歸熙甫、汪苕文、方靈臯進乎此矣，然袍袖氣重。^{⑤2}如此立派批評，雖未必中肯，讀來，亦有趣。

三、乾嘉散文

在乾隆（一七三六～）、嘉慶（一七九六～）時期，詩人輩出，有所謂「乾隆三大家」：袁枚（一七一六～一七九七，字子才，浙江錢塘人。）、蔣士銓（一七二五～一七八四，字心餘，江西鉛山人。）、趙翼（一七二七～一八一四，字雲崧，號甌北，常州陽湖人。）提倡性靈，不僅在詩歌有傑出的表現，在散文方面也有良好成績。如袁枚的祭祭妹文：

嗚呼！汝生於浙而葬於斯，離吾鄉七百里矣；當時雖綺夢幻想，寧知此為歸骨所耶！汝以一念之貞，遇人訛離，致孤危託落；雖命之所存，天實為之；然而累汝至此者，未嘗非予之過也。予幼從先生受經，汝差肩而坐，愛聽古人節義事，一旦長成，遽躬蹈之。嗚呼！使汝不識詩書，或未必艱貞若是。余捉蟋蟀，汝奮臂出其間；歲寒蟲僵，同臨其穴。今予斂汝葬汝，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。予九歲，憩書齋，汝梳雙髻，披單縑來，溫緇衣一章。適先生麥戶入，聞兩童子音琅琅然，不覺莞爾，連呼則則；此七月望日事也。汝在九泉，當分明記之。予弱冠粵行，汝倚裳悲慟。逾三年，予披宮錦還家，汝從東廂扶案出，一家瞠視而笑，不記語從何起；大概說長安登科，函使報信遲早云爾。凡此瑣瑣，雖為陳迹，然我一日未死，則一日不能忘。……汝之疾也，予信醫言無害，遠弔揚州。汝又慮戚吾心，阻人走報。及至誦憊已極，阿彌問望兄歸否？強應曰諾已。予先一日夢汝來訣，心知不祥，飛舟渡江。果予以未時還家，而汝以辰時氣絕，四肢猶溫，一目未瞑，蓋猶忍死待予也。嗚呼！痛哉！早知訣汝，則予豈肯遠遊；即遊，亦尚有幾許心中言，要汝知聞，共汝籌畫也。而今已矣！除吾死

外，當無見期。吾又不知何月死，可以見汝；而死後之有知無知，與得見不得見，又卒難明也。然則抱此無涯之憾，天乎，人乎，而竟已乎！^{⑤③}

從生活瑣事細說，兄妹間真摯感情隨文抑揚，與韓愈祭十二郎文，同為至情至性之文。

蔣士銓，除了詩歌是「乾隆三大詩人」外，其所著「藏園九種曲」，不論雜劇、傳奇，直追湯顯祖，乾隆各家中，排名第一。在散文方面，其名篇如：鳴機夜課圖記：

……記母教銓時，組繡績紡之具，畢陳左右；膝置書，令銓坐膝下讀之。母手任操作，口授句讀，啾唔之聲，軋軋相間。兒怠，則少加夏楚；旋復持兒泣曰：「兒及此不學，我何以見汝父？」至夜分寒甚，母坐於牀，擁被覆雙足，解衣以胸溫兒背，共銓朗誦之。讀倦，睡母懷，俄而母搖銓曰：「可以醒矣！」銓張目視母面，淚方縱橫落。銓亦泣。少間，復令讀，雞鳴臥焉。諸姨嘗謂母曰：「妹，一兒也，何苦乃爾？」對曰：「子衆可矣，兒一不肖，妹何託焉？」……母有病，銓則坐枕側不去；母視銓，輒無言而悲，銓亦凄楚依戀之。常問曰：「母有憂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則何以解憂？」曰：「兒能背誦所讀書，斯解也。」銓誦聲琅琅然，爭藥鼎沸。母微笑曰：「病少差矣。」由是母有病，銓即持書誦於側，而病輒能愈。……先府君即世（去世），母哭瀕死者十餘次，自為文祭之，凡百餘言，朴婉沈痛，聞者無親疏老幼，皆嗚咽失聲。^{⑤④}

士銓母親鼓勵，循循善誘，教導兒子，甚至令兒子讀書來治自己的病，在文字間流露最高的母愛情操。真氣盈紙，讀之泫然。

趙翼，不僅是大詩人，在史學方面的成就，千古不朽^{⑤⑤}。他的散文，分見於二十二史劄記、陔餘叢考等書，如：文人相輕：

世之士者，尊古而卑今也。貴鵠賤雞，鵠遠而雞近也。揚子雲作法言，張伯松不肯觀，以同時也。使子雲在伯松前，伯松必以為金匱矣。劉勰文心雕龍云：韓非儲說始出，相如子虛賦初成，秦皇、漢武恨不同時。既同時矣，則韓囚而馬輕，豈非同時則賤哉。此皆同時見輕，因世情之所不免，然猶非彼此相忌而相軋也。劉勰又云：班固、傅毅，文在伯仲，而固嗤毅，謂下筆不能自休；及陳思論才，亦深排孔璋，故魏文稱文人相輕，非虛談也。^{⑤⑥}

議論人情尊古賤今，貴遠賤近，十分正確。

除了三大家外，如錢大昕（一七二八～一八〇四，字曉徵，號辛楣，又號竹汀，江蘇嘉定人。），是史學家，有二十二史考異，也是文學家，是吳中七子（王鳴盛、王昶、錢大昕、曹仁虎、黃文運、趙文哲、吳泰來）之一，有潛研堂詩文集，十駕齋養新錄。史家論文，以儒家思想為主，偏重經世教化，如與友人書云：

前晤吾兄，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為最。予常日課誦經史，於近時作者之文，無

暇涉獵，因吾兄言，取方氏文讀之，其波瀾意度，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，視世俗冗蔓擾雜之作，固不可同日語，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。夫古文之體，奇正濃淡詳略，本無定法，要其爲文之旨有四，曰明道、曰經世、曰闡幽、曰正俗，有是四者，而後以法律約之、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，而傳之天下。⑤7

可知其文論思想。史家之散文，多質樸、考史事、議論較客觀。如親民：

大學之道在親民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，此親民之實也。宋儒改親爲新，特因引康誥作新民一語，而不知如保赤子，亦唐誥文。保民同于保赤，於親民意尤切。古聖人保民之道，不外富教二大端，而親字足以該之，改親爲新，未免偏重教矣。親之義大於新，言親則物我無間，言新便有以貴治賤，以賢治不肖氣象。⑤8

言之成理。

鄭燮（一六九三～一七六五，號板橋，揚州興化人。），是揚州八怪之一⑤9，這位「英雄何必讀書史，直據血性爲文章」（偶然作）的詩、書、畫三絕作家，自由放任思想，受徐渭、公安等影響。他同情百姓，愛護社會，所謂「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」（灑縣署中畫竹），便是最好寫照。他的散文，如題畫（竹）：

余家有茅屋二間，南面種竹。夏日新篁初放，綠陰照人，置一小榻其中，其涼適也。秋冬之際，取圍屏骨子，斷去兩頭，橫安以爲窗櫺；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。風和日暖，凍蠅觸窗紙上，瑟瑟作小鼓聲。於是一片竹影零亂，豈非天然圖畫乎？凡吾畫竹，無所師承，多得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。⑥0

雖是題畫作品，但清新雅潔，實爲一流小品。又，板橋家書，獨抒性靈，如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云：

天寒冰凍時，窮親戚朋友到門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佐以醬薑一小碟，最是煖老溫貧之具。暇日咽碎米餅，煮糊塗粥，雙手捧碗，縮頸而啜之，霜晨雪早，得此週身俱煖。嗟乎！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！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，只有農夫，而士爲四民之末。農夫上者種地百畝，其次七八十畝，其次五六十畝，皆苦其身，勤其力，耕種收穫，以養天下之人。使天下無農夫，舉世皆餓死矣。我輩讀書人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守先待後，得志澤加於民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，所以又高農夫一等。今則不然，一捧書本，便想中舉、中進士、作官，如何攫取金錢，造大房屋，置多田產。起手便錯走了路頭，後來越做越壞，總沒箇好結果。其不能發達者，鄉里作惡，小頭銳面，更不可當。⑥1

以農夫辛勤耕種爲貴，以讀書人貪官作惡爲賤，今日讀之尚發人深思。

洪亮吉（一七四六～一八〇九，字稚存，號北江，陽湖人。）有洪北江詩文集。他的散

文，思想敏銳、持論公允，如父母篇：

人有百年之父母，有歷世不易之父母。百年之父母，生我者也；歷世不易之父母，天地是也。人何以生？無不知生于父母也。何以死？亦可知仍歸于父母乎？且人之生，稟精氣于父，稟形質于母，此其所以生也，及其死，歸精氣于天，歸形質於地，此其所以死也。⑥②

又，禍福篇：

人即有不孝于家，不弟于室者，未有不畏官法。人即有不孝于家，不弟于室者，未有不畏鬼神，二者較之，其畏官法也。……然如果有鬼神，如果能作禍福，則必擇其可禍者禍之，可福者福之而已，有人于此，孝于家、弟于室，而不奉鬼神，鬼神能禍之乎？則知。有人于此，不孝于家，不弟于室，而日日奉鬼神，鬼神亦能福之乎？……吾故曰：人能以畏官法之心，畏其父兄，則可謂知所畏矣；人能以敬鬼神之心，敬其父兄，則又可謂知所敬矣。⑥③

文章富哲理，有類王充。

後有龔自珍（一七九一～一八四一，號定菴，浙江仁和人。）有定盦文集。文章主經世致用，他的散文如：與江居士箋：

別離以來，各有苦辛，榜其居曰「積思之門」；顏其寢曰「寡懼之府」；銘其凭曰「多憤之木」；所可喜者，中夜皎然，於本來此心，知無損已爾。⑥④

曲盡心中之意。

四、清末民初散文

宣宗道光（一八二一～）、文宗咸豐（一八五一～）以後，桐城、陽湖派古文漸衰。此時有曾國藩（一八一—一八七二，字滌生，湖南湘鄉人。）平太平天國之亂，有曾文正公全集。他寫過聖哲畫記，姚鼐是其中之一，並云：「姚先生持論閎通，國藩之粗解文章，由姚先生啓之也」，可見他醉心桐城古文。在庚申三月日記云：

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，文章之道，分陽剛之美、陰柔之美。大抵陽剛者，氣勢浩瀚；陰柔者，韻味深美。浩瀚者，噴薄而出之；深美者，吞吐而出之。⑥⑤

不過他認為陽剛之美具有：雄、直、怪、麗；陰柔之美具有：茹、遠、潔、適，亦有自己見地。

晚清以後，政治腐敗。康有為、梁啟超高呼維新，而梁啟超在當時撰著文章，筆鋒常帶感情，稱新民體，有飲冰室文集⑥⑥。辜鴻銘、林紓、嚴復等將西方文學作品翻譯東來。到了民國八年「五四」運動，胡適提倡白話文。他的「文學改良芻議」，主張：

- 一曰，須言之有物
- 二曰，不摹倣古人
- 三曰，須講求文法

四曰，不作無病之呻吟

五曰，務去爛調套語

六曰，不用典

七曰，不講對仗

八曰，不避俗字俗語。^{⑥7}

依此原則革新文體。

承白話文運動之後，白話散文。波瀾壯濶，楊牧編有中國散文選，歸納為七類：一曰小品，二曰記述，三曰寓言，四曰抒情，五曰議論，六曰說理，七曰雜文^{⑥8}，共選取作家五十餘位作品，可見民國以來散文，已蔚為大觀。

註釋

- ①見劉基著誠意伯文集，卷七，頁十七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②同註①，卷二，頁二十七
- ③宋濂著宋學士文集，芝園後集，卷十，頁五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④同註③，芝園續集，卷三，頁八
- ⑤參中國文學史研究委員會新編中國文學史，三，頁二〇六，文復書局
- ⑥何景明著大復集，頁一，商務欽定四庫全書
- ⑦同註⑥，卷三十四，頁一
- ⑧同註⑥，卷三十四，頁三
- ⑨李攀龍著滄溟集，卷十六，頁八，商務四庫全書
- ⑩張廷玉等修明史，卷二百八十七，列傳一百七十五，頁十八，藝文印書館
- ⑪王世貞著弇州四部稿，卷一百二十一，頁十七，商務四庫全書
- ⑫同註⑪，卷六十四，頁十八
- ⑬同註⑪，卷六十五，頁七
- ⑭唐順之著荊川集，卷四，頁六十二，商務四庫全書
- ⑮見鄙人主編東海文藝季刊廿七期，頁十八，東海大學出版
- ⑯歸有光著震川先生集，卷七，頁十三，四部叢刊正編
- ⑰同註⑯，震川先生別集，卷七，頁九
- ⑱同註⑯，卷十七，頁五
- ⑲同註⑯，卷十七，頁八
- ⑳李贄著焚書，卷三，頁九八，河洛圖書出版社
- ㉑見王守仁著王文成公全書，卷三十二，年譜，頁十三至十七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㉒袁宏道著袁中郎先生全集，卷十，頁二，道光九年梨雲館類定
- ㉓同註㉒
- ㉔同註㉒，卷廿三，尺牘，頁三十三
- ㉕袁宏道著袁中郎全集，袁中郎遊記，頁十九，清流出版社影印襟霞閣精校本
- ㉖同註㉕，頁四十七
- ㉗同註㉕，袁中郎尺牘，頁十五
- ㉘參陳少棠著晚明小品論析，頁二，香港波文書局
- ㉙作家參陳少棠著晚明小品論析，及朱劍心選注晚明小品選注，商務印書館
- ㉚徐渭著徐文長三集，卷二十一，頁六，收在明代藝術家集彙刊，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

- ⑳張岱著陶庵夢憶，卷七，頁九四，台灣開明書店
- ㉑顧炎武著日知錄，卷廿一，頁五四七，唯一書業出版
- ㉒同註㉑，卷十七，頁三八七
- ㉓侯方域著壯悔堂文集，卷三，頁十七，台灣中華書局
- ㉔參拙著吳梅村研究，頁二十四，曾文出版社
- ㉕吳偉業著梅村家藏藁，卷十六，頁二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㉖同註㉕，卷十五，後集七，頁一
- ㉗同註㉕，卷五，頁十三
- ㉘參張斗衡著明清間的小品文，頁十二，收在聯合書院學報第三期
- ㉙汪琬著堯鋒文鈔，卷三十二，頁四，商務四庫全書
- ㉚同註㉙，卷二十四，頁六
- ㉛姚鼐著惜抱軒文集，卷八，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。又參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，下冊之二，頁三五五，商務印書館
- ㉜方苞著方望溪先生全集，文集卷二，頁二十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㉝劉大魁著海峯文集（滙園藏本），未見。引自葉慶炳、吳宏一編清氏文學資料彙編，下冊，頁四三二，國立編譯館主編，成文出版社出版
- ㉞同註㉝，卷六，頁廿一
- ㉟同註㉝，卷四，頁二十
- ㊱姚鼐編古文辭類纂，王文濡校注本，序，冊一，頁十五，台灣中華書局
- ㊲桐城派文論，參拙著趙甌北研究，頁四〇五，學生書局
- ㊳同註㊲，卷六，頁十
- ㊴同註㊲，外文，紀事，卷六，頁二十二
- ㊵惲敬著大雲山房文彙初集，卷三，頁一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㊶同註㊵，大雲山房言事，卷一，與舒白香，頁十九
- ㊷袁枚著小倉山房文集，卷十四，頁四，中華書局
- ㊸蔣士銓著忠雅堂文集，卷二，記一，中央研究院藏本
- ㊹可參拙著趙甌北研究，第八章，趙甌北的史學成就，頁七八一，及第九章綜論，頁八三六，學生書局
- ㊺趙翼著陔餘叢考，卷四十，頁八，滙貽堂本
- ㊻錢大昕著潛研堂文集，卷三十三，頁十四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㊼錢大昕著十駕齋養新錄，卷二，頁三十一，收在楊家駱主編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三，鼎文書局

- ⑤9可參拙著鄭板橋研究，頁五十四起，曾文出版社
- ⑥0鄭燮著鄭板橋全集，題畫，竹，頁一六一，台灣時代書局
- ⑥1同註⑥0，家書，頁十四
- ⑥2洪亮吉著卷施閣文，甲集，第一，頁二，收在洪北江詩文集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⑥3同註⑥2，頁五
- ⑥4龔自珍著定盦文集，卷下，頁八，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⑥5曾國藩著曾文正公全集，日記，文藝，頁五三，世界書局
- ⑥6梁啟超著飲冰室文集，共十六冊，台灣中華書局出版
- ⑥7胡適著胡適文存，第一集，卷一，頁五，遠東圖書公司
- ⑥8楊牧編中國近代散文選，前言，五，台北洪範書店

參考書目

一、專書

- ①孔氏傳 尚書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②屈萬里 尚書集釋 聯經出版社
- ③何晏 論語集解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④劉寶楠 論語正義 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⑤焦循、焦琥 孟子正義 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⑥王弼撰陸德明釋文 老子道德經 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⑦郭慶藩 莊子集釋 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⑧孫詒讓 墨子閒詁 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⑨王先謙 荀子集解 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⑩王先慎 韓非子集解 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
- ⑪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⑫高師葆光 左傳文藝新論 東海大學
- ⑬韋昭 國語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⑭鮑彪注 戰國策校注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⑮陸賈 新語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⑯賈誼 新書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⑰桓寬 塩鐵論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⑱王符 潛夫論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
- ⑲劉向 新序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⑳劉向 說苑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㉑蔡邕 蔡中郎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㉒王充 論衡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㉓劉義慶 世說新語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㉔孔融 孔少府集（收在漢魏百三名家集）松柏出版社
- ㉕諸葛亮 諸葛丞相集（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）松柏出版社
- ㉖曹操 魏武帝集（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）松柏出版社
- ㉗曹丕 魏文帝集（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）松柏出版社
- ㉘曹植 陳思王集（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）松柏出版社
- ㉙阮籍 阮步兵集（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）松柏出版社
- ㉚嵇康 嵇中散集（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）松柏出版社
- ㉛王羲之 王右軍集（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）松柏出版社
- ㉜陶淵明 陶彭澤集（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）松柏出版社
- ㉝陳子昂 陳伯玉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㉞元結 元次山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㉟朱文公校 昌黎先生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㊱劉禹錫等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㊲劉禹錫 劉夢得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㊳白居易 白氏長慶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㊴元稹 元氏長慶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㊵孫樵 孫樵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㊶皮日休 皮子文藪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㊷陸龜蒙 甫里先生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㊸歐陽修 歐陽文忠公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㊹王安石 臨川先生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㊺梁啓超 王荊公 台灣中華書局
- ㊻蘇洵 嘉祐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㊼蘇軾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㊽蘇轍 藥城集、藥城應詔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㊾任淵 史容、史溫 山谷詩內外集註 學海出版社
- ㊿黃庭堅 豫章黃先生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
- ⑤劉基 誠意伯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⑥宋濂 宋學士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⑦李夢陽 空同集 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
⑧何景明 大復集 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
⑨王世貞 弇州四部稿 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
⑩李攀龍 滄溟集 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
⑪唐順之 震川集 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
⑫歸有光 震川先生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⑬李贄 焚書 河洛圖書出版
⑭王守仁 王文成公全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⑮袁宏道 袁中郎先生全集 道光九年梨雲館類定
⑯袁宏道 袁中郎全集 清流出版社影印襟霞閣精校本
⑰徐渭 徐文長三集（收在明代藝術家彙刊）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
⑱張岱 陶庵夢憶 台灣開明書店
⑲顧炎武 亭林詩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⑳顧炎武 日知錄 唯一書業中心
㉑錢謙益 牧齋初學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㉒錢謙益 牧齋有學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㉓侯方域 壯悔堂文集 台灣中華書局
㉔吳偉業 梅村家藏藁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㉕拙著 吳梅村研究 曾文出版社
㉖汪琬 堯峯文鈔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㉗方苞 方望溪先生全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㉘劉大櫆 海峯文集 醒園藏本
㉙姚鼐 惜抱軒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㉚袁枚 小倉山房文集 台灣中華書局
㉛趙翼 陔餘叢考 新文豐出版社影印湛貽堂本
㉜拙著 趙甌北研究 學生書局
㉝蔣士銓 忠雅堂文集 中央研究院藏本
㉞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㉟錢大昕 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三種 鼎文書局
㊱鄭燮 鄭板橋全集 台灣時代書局

- ③拙著 鄭板橋研究 曾文出版社
- ④惲敬 大雲山房文稿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⑤洪亮吉 洪北江詩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⑥龔自珍 定盦文集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⑦曾國藩 曾文正公全集 世界書局
- ⑧胡適 胡適文存 遠東圖書公司
- ⑨梁啟超 飲冰室文集 台灣中華書局
- ⑩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全集 台灣商務印書館
- ⑪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聯經出版社

二、詩文選、詩文評

- ①劉勰 文心雕龍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②六臣註（昭明）文選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- ③張溥編 漢魏百三家集 松柏出版社
- ④張溥題辭、殷孟倫輯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 木鐸出版社
- ⑤清許澣評選、黎經誥箋注 六朝文絜箋注 新興書局
- ⑥董誥等敕編 欽定全唐文 匯文書局
- ⑦清聖祖御製 全唐詩 明倫出版社
- ⑧歐陽修 六一題跋 廣文書局
- ⑨姚鼐（王文濡校註） 古文辭類纂 台灣中華書局
- ⑩茅鹿門 唐宋八大家文鈔 上海商務印書館
- ⑪疊山先生批點 文章軌範 朋友書店
- ⑫蘇天爵 元文類 世界書局
- ⑬朱劍心 晚明小品選注 商務印書館
- ⑭王文濡 清文匯 世界書局
- ⑮郭紹虞 中國歷代文論選 木鐸出版社
- ⑯楊牧 中國近代散文選 台北洪範書局

三、文學史、文學史資料

- ①陳柱 中國散文史 商務印書館
- ②葉慶炳 中國文學史 弘道文化事業
- ③方孝岳 中國散文概論 泰順書局
- ④劉大杰 中國文學發展史 華正書局
- ⑤王忠林等 中國文學史初稿 福記文化圖書公司

- ⑥連秀華、何寄澎合鐸日本學者集體著作 中國文學史 長安出版社
- ⑦中國文學史研究委員會 新編中國文學史 文復書店
- ⑧郭紹虞 中國文學批評史 商務印書館
- ⑨朱東潤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開明書店
- ⑩陳少棠 晚明小品論析 香港波文書局
- ⑪葉慶炳、吳宏一 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國立編譯館主編成文出版社出版
- ⑫游國恩編選 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 漢京文化事業
- ⑬游國恩 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 燕京文化事業
- ⑭北大中國文學史教研室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 漢學供應社
- ⑮羅聯添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 學生書局
- ⑯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 香港文蘭圖書公司

四、目錄、雜記、地理

- ①紀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藝文印書館
- ②張之洞、范希曾 書目答問補正 新興書局
- ③屈萬里 古籍導讀 台灣開導書店
- ④ 國學導讀 木鐸出版社
- ⑤梁廷柵編 東坡事類 藝文印書館
- ⑥酈道元 水經注 商務四部叢刊正編

五、史部、年譜

- ①司馬遷 史記 藝文印書館
- ②班固 漢書（王先謙補注） 藝文印書館
- ③范曄 後漢書（王先謙集解） 藝文印書館
- ④沈約 宋書 藝文印書館
- ⑤蕭子顯 南齊書 藝文印書館
- ⑥李百藥 北齊書 藝文印書館
- ⑦姚思廉 梁書 藝文印書館
- ⑧姚思廉 陳書 藝文印書館
- ⑨令狐德棻 周書 藝文印書館
- ⑩魏徵 隋書 藝文印書館
- ⑪李延壽 南北史 藝文印書館
- ⑫劉昫 舊唐書 藝文印書館
- ⑬宋祁、歐陽修 唐書 藝文印書館

- ⑭脫脫 宋史 藝文印書館
- ⑮張廷玉 明史 藝文印書館
- ⑯趙爾巽 清史稿 鼎文書局
- ⑰陳垣(董作賓增補) 增補二十史朔閏表 藝文印書館
- ⑱ 中國歷史紀年表 華世出版社
- ⑲姜亮夫 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 台灣商務印書館
- ⑳趙翼 二十二史劄記 廣雅書局
- ㉑錢大昕 廿二史考異(收在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) 鼎文書局
- ㉒魯一同編 右軍年譜(收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) 文海出版社
- ㉓顧頡剛編 古史辨 香港太平書局

六、期刊

- ①羅根澤著戰國策作者考(在中山大學周刊第十二期)
- ②臺靜農著論兩漢散文的演變(在大陸雜誌第五卷六期,亦收在羅聯添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,學生書局)。
- ③遂欽立著陶淵明年譜彙(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,第二十本,上冊)
- ④梁啟超著漢志諸子各書存佚真偽表(收在顧頡剛主編古史辨第四冊,香港太平書局)
- ⑤張斗衡著明清間小品文(收在聯合書院學報第三期)
- ⑥拙著與青年朋友談文藝~須有個性(收在鄙人主編東海文藝季刊二十七期,東海大學出版)